

知縣安邑張士璉纂

碑誌

濟陽縣署記

蔡 朔

濟陽縣治附於郡城之北有金城之山鎮其後濠浦  
 之山拱其前文筆之山蟠其左西湖之山距其右大  
 江之水縈紆襟帶而前流焉事務日集舊基低窪水  
 滯泥積濕氣上蒸聽政之堂梁頽柱朽天雨一臨平  
 地如流惡風忽起塵沙滿案咸化甲午郭侯端來命

濟陽縣志

卷之十

文集

此邑目瞻崑源心甚憫之捐俸金而木質工毅然而  
 鼎新之堂基甬道築之以土甃之以石高計五尺堂  
 之兩架崇卑廣袤皆仍其舊六房二門譙樓修葺增  
 損之詳向指未今轉於午乃彤家所宜方位所利也  
 况侯者敝地位高明聽政有堂修事有所雖潘雨  
 風可無蒙塵冒濕之患若侯可謂知先務而善於為  
 政者矣因其請用是書之以為方來之勸

三利溪記

李東陽

州府舊有三利溪蓋自海陽附郭而西歷潮陽揚  
陽以入於海其間迤邐曲折若千里三縣利之溪以  
是名正統間大水爲泥沙所埋天順間朝廷修大明  
一統志而名不載是其利之廢久矣歷治初永州周  
君萬里來知府事病民之往來三縣者肩任背負利  
不鑽力怨聲載塗環海而行則颶風怒濤多墜不測  
乃詢諸父老得是溪議修復之命屬吏籍丁夫具畚  
鍤尺計日督以要其成自郭西至於陳橋雲梯岡楓

海陽縣志

卷之十

文集

二

洋諸里水旣告復慮其縮而涸也浚南濠渠韓江之  
水以益之又築關置鍵以節啓閉使歷冬夏雖旱溢  
常平而無虞於是耕者沾灌溉商者行者免踣溺數  
十年之利復于一旦而名亦隨之皆仍稱爲三利溪  
云潮去廣州不甚遠予聞洗馬梁君叔厚稱是溪之  
利甚博非苟焉塞吏責者吾長沙與永亦地相邇素  
知周君爲君喜而潮人大理評事謝君有容輩謂是  
役宜有所紀請予記乃爲之言曰易以利爲四德之  
一凡卦之象用者必言利涉書陳六府始於水而三

重建廣濟橋碑記

楊鍾岳

嘗在三山閱圖志有昌黎驅鱷成廣濟之句傳者  
也唐元和十四年昌黎韓公刺潮八月即去袁州  
廣濟則未遑也特功德在潮尸祝於橋之東維彼江  
山及所樹木以公姓得名思韓濩哉厥後附會一橋  
從而呼湘子焉皆傳者訛也然則廣濟何昉乎昉於  
宋也考舊志初名濟川其源自北建甌而下滙汀漳  
惠三郡巨流縱橫湍駛以入於海形家言洩而不聚  
宜有飛梁爲綰帶庶足障廻波砥狂瀾也況地據閩

海陽縣志

卷之十

文集

浙白粵往來之衝當春夏泛漲潏決澎湃飛濤怒沫  
不可嚮邇行旅載道軒輶絡繹鵠立待濟者顧東西  
兩岸瀾漫如隔千里一不奏功而飄沉陷溺不知所  
之爲此方鉅患宋州守曾沈諸公乃於東洲西洲分  
營焉始基之矣歷年旣多洲壞梁斷有明宣德間太  
守王公源壘石爲墩西計有十東計十有三架梁  
巨木饒厚板中以流急墩乃止因設浮舫繫之鐵  
非爲通舟楫用殺水勢也經理旣定樓亭翼然爰更  
名曰廣濟宏治間河流暴至梁又壞延正德中乃全

知縣安邑張士瑛

碑記

濰州府韓文公廟碑

蘇軾

區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道其生也自有來其逝也有所為矣故申呂自獄降而後說而外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

海陽縣志

卷之十

文集碑記

一

其富良采朱其智賁育失其勇優秦失其辨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正觀開元之感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身受三木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不可誣乎

夫以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習  
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  
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  
能開定之雲能驅鱷魚之暴而不能驅皇甫縛李  
遂吉之徒以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  
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其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  
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  
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於今號稱易治信  
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

海陽縣志

卷之十

文集碑記

二

也潮人之祀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  
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限而守是  
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濂來守是  
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旣悅服則  
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謹趨之卜地於州之城南七  
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於潮不能  
歲而歸厚而有知其不者戀於潮也審矣豈曰不  
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不在而不可  
測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爲高懷恰若

於得過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  
入昌書傳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  
事於石因爲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昔嘗騎龍白雲鄉手挾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  
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糝糠西游咸池畧  
洗草木衣被暉圓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  
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  
溟龜衡湘歷舜九嶷吊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  
鯨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據  
滄陽縣志

卷之十

文集碑記

三

牲鷄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  
翩然披髮下大荒

附韓公二祠沿革

郭子章

蘇文忠曰潮人慕高悽愴若或見韓公其專祠固  
宜今祠有二一在河東韓山上一在城南韓公廟  
近林盡蹊跡樵蘇城南祠雖集誦讀裂爲瓦草  
守臣責也予守潮嚴韓山祠門禁無故不許擅開  
復命海陽典史林汝瀚督工修葺城南祠以光烈  
士祠二祠沿革近志未備即王翰林學傳同誌

三陽志韓山書院地在城外  
乃韓公登覽之地手植木在焉昌黎手植木  
乃建廟於其地而城南遂墟慶元己未沈杞即墟  
鄉亭曰盍簪淳祐癸卯鄭良臣以韓公有功於潮  
書院獨缺相舊地而開創焉外敞二門講堂中峙  
扁曰城南書莊後堂扁曰太山北斗公之祠在焉  
旁立天水先生趙德像翼以兩廡四闢齋廬曰由  
道行義進學勤業山長堂長位於堂祠之左右倉

廩庖編并厠悉庀復撥置田畝山池爲廩士之計  
租入附於學庫收支董以僉幕洞主郡守爲之出  
長郡博士爲之職事則堂長司計各一員齋長四  
員齋生以二十員爲額春秋二試則用四書講義  
一知郡庠規式春秋二祀則用次丁郡帥僚屬以  
雜幣酒醴獻工歌東坡祀公詩以侑之此書院創  
始之規模也淳祐乙巳陳奎來守是邦尤切加意  
春秋躬親命題課誡諸生講明四書及濂洛諸老  
議論以示正學之標的捐金市朱文公所製

言今學者不同孔子以斷之曰古之學者爲己  
今之學者爲人古今仕者不同程子以兩言斷之曰  
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古之入人也今之人  
人也一也判而兩之其不可同者如陰陽晝夜則有  
其故矣聖人之所以示人也知微之顯知顯之微學  
爲己也其仕也爲人學爲人也其仕也爲己斷不疑  
矣今守令稱賢於一邦稱澤及於民民愛而樂之問  
於我嶺南十郡之內吾知其入者周潮州也潮海郡

海陽縣志

卷之十

文集

四

也東南距大海望之渺漫接天習水者乘長風駕大  
舶出沒巨浪中小不支則有覆溺之患每歲借運潮  
人其苦之潮州來守郡問潮父老所以便民者父老  
曰其惟三利溪乎潮五屬邑其三在郡治西南形若  
鼎立廣袤千里水曲折行其中而民其賴之者三利  
溪也是溪之長百一十五里東抵韓江西流入於海  
正統間墾於大水潮州濬而通之水由故道行東而  
崖會同於海慮其冬旱而且涸也鑿郡城南海列堤  
石爲關時而開閉之凡役民於

卑之爲溪也高之爲關也僅一月而威嚴夫利於國  
爾買利於行漕運者不之海而之溪辭白浪於滄浪  
謝長風於大舶於是潮之士夫與其父老拜郡門謝  
曰利吾潮者吾父母也吾子孫敢忘之由是觀之謂  
周潮州仕而爲人也非歟吏於潮者多矣其有功而  
民思慕之唐莫若韓愈入國朝來莫若王源驅冥頑  
之鯪遠廣濟之梁其事顯于爲人不可誣矣今潮州  
以三剎溪配之輝映後先稱賢於一邦也宜哉夫短  
於取名而專於求志薄於徽福而厚於得民非以奉

身而燕及焚燼陋於希世而向友千古黃浩翁之所  
稱者非濂溪先生歟潮州遺事書曰我故春陵族也  
潮州之舉進士有聲郎秋官有聲守郡有聲其尙不  
忝其世也哉吾嘗贈之詩云楚中有孤鳳高舉凌穹  
蒼借問歸何時聖人在黃唐望之久不至歲晏涕淋  
浪九苞有遺種不覺羽翼長三年集南海使我今不  
忘遙遙樓欄枝長飲甘露漿吾生濂溪數百年之後  
思濂溪而不可得見見其族之雲仍若此者殆可與  
言矣然則區區所愛慕於周潮州者一關三剎溪而

予之聞士猶舊習未釋也自思曰潮之所尊信  
莫如韓子韓子之學固闢佛老以闡聖道者也願明  
而法蔽其在斯乎乃請於前郡守山陰王君龜溪以  
為然始與郡丞蕭君世科郡倅陳君碩計費庸而擬  
其事說先後代去功未用就令郡守莆田邱君其仁  
繼至取謀諸郡丞劉君素鑑力圖厥終胥相身祠宇  
復授田以樹祠聲鼎建殿迨堂闢發今以居諸士相  
與洗濯而新之未幾陳君量移廣在縣僉浙泉且書  
徵記庵為以居息遊之之士皆歸焉

海陽縣志

勸在爾多士其學於予河愛之於降瑞堂類名而思義  
勿惑也與爾之空寂勿溺於俗學之泛濫教然克體  
隱崖惡之良以達諸家國天下曰富貴曰食賤曰貴  
敵曰患難不使須臾離焉夫是之謂志是夫是之謂  
據德夫是之謂盡性以至於命庶幾無負爾韓子  
及無忘爾韓子

潮州之功遠在員趙日然  
心文子其李并詩記之俾潮之人知仕而為人者  
功不可忘而潮州之進未艾也潮州名鵬字萬里  
潮州之永朝輝人

先生文既成每詢之潮人多言三利之利無實因  
作一詩以代跋云欲寫平生不可心孤燈挑盡幾  
沈吟文章信史知誰是且博人間潤筆金其意欲  
示後人矣於審也其後王待御哲至潮見之歎曰  
君子可欺以其方噫斯言得之矣宏治甲子秋門

海陽縣志卷之十

文集

六

人張翹識

新歲乎於侯邪是不可以無記矣若夫公之志正始  
本在信與及星山新志者已暴暴可將而畧也侯  
以異才治大郡舉日無全牛而英風偉格隱然可任  
世道之責故能大有為如是祠經營於歲甲子踰年  
而始成蓋事事未始苟故也



重修文公祠記

林廷玉

亦有文公廟實關係鉅事正德二年春予奉明天  
子命以按察副使董嶺南學政三月抵潮試士觀學  
畢謁文公廟况其創制崇廣輪奐設象既新且偉凡  
自布置罔有非良爲之目迷心竦因叩孰惟是國時  
嚴守時澤進曰前守染廷璽也徐又叩諸生具道廷  
璽爲政嚴有力量能鑄豪右剔宿弊用是在潮諸廢  
成舉但上下公私喜怒未能皆理故旋解綬去於戲  
太凡世舉同則比比則相附爲久異則乘乘則換以

海陽縣志

卷之十

文集

十

迅矣理勢固然哉君子之於天下但揆吾之是非得  
失非所計也廷璽予同鄉同朝性剛向正予所稔知  
守潮事則創聞也嘗記宏治十二年秋予謫判海州  
時廷璽爲民部尙書郎監儲通州人弟作詩追送詞甚  
激烈其人從可考知乃爲觸感憮然自矢後諸生因  
乞爲記予喜而諾廷璽聞之走書言謝未幾遂瑾用  
事慮懼薰灼無遠弗届士夫咸厭厭無氣事總就寢  
既而予又以憂解官守制從吉尋蒙聖恩晉秩遂無  
化繼及邊關六年之間奔走不暇廷璽在林下終予

既而予僕僕塵途於廷璽則杳不聞矣正德九年  
夏余得告銓任抵闕廷璽致書通問予愧應者以  
之嗜可終竟負此良友也思惟計無所出忽宗契利  
止登還潮之二守予聞拊髀雀躍遂作文歷叙附託  
鐫石用償前信今守談公雖重風教相成必矣於戲  
一念朋友之情至十年乃遂豈事之所成固自有時  
而廷璽於潮終不可無紀耶文公在潮雖不久而文  
章道德衣被於潮者實多其神之在潮萬世固一日  
也嗣守茲土者孰無欽崇之心願限于才力而或不  
逮若廷璽者其可載已昔孔子作春秋每遇興作無  
不備書以重民力惟僖公復闕宮修泮宮不書以其  
爲事之常舉也廷璽斯廟之建崇先賢以厚風教豈  
浪舉者哉

德可食故應劭曰采木秦人謂柞栲栳也  
宮五柞而管子亦云五粟五沃之上宜柞其  
鐵隨剛不得好於扶蘇屈龍而其實可宮可食可  
蔽十莖實於椹鷄壘豕苓猶時爲帝而矧其在椽  
者夫諸士文亦若是矣氣靡鴻漸言必鵬運假珍  
玉樹而巖墜鬼神華也曠而不溢奢而無玷有實  
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剗文之椽也韓子植椽  
百千年後猶稱曰韓木予植士主稍改柯易葉十  
年不申椽廿年不申屋百千年後不曰郭士蓋乎

一爾焉周文之諸文學諸生湛思若有濳省予與二三  
君取其文四分校之約曰嚴其椽者殿其非椽者  
進之則周之蓮曾之棗也又進之則孔子之黍也  
嗟乎夫使予登黍矣又無論椽矣

海陽府之附郭邑以在海北干曰海陽海濱  
 是即古潮陽也其學舊附府學西偏有知縣陳出  
 者遷置府治之西制錦坊宋理宗紹定間知州孫叔  
 道知縣張煥嘗增築重修而端宗景炎二年兵燹  
 盡矣國朝永樂宣德正統間叅政鄭阜御史丁寧知  
 府王源諸人雖嘗繼修以拓前元舊規然隘者莫能  
 廣也卑者莫能崇也缺者莫能補也陷者莫能平也  
 地既因於僻陋士遂習以惰偷教論常熟陳君察績

海陽縣志

卷之十

文集

十二

監察御史陞太僕少卿以薦讓高賢謫典是學既至  
 而潮守玉君袍志周作人謀協義舉夫然後廣隘崇  
 卑補缺平陷棟桷咸明宇序皆飭旣落成陳君乃因  
 便闕記且曰何以使海陽士子為仁人為義士為忠  
 臣為孝子乎曰嗟乎地有甸荒之異心無不同人有  
 山海之殊理無不一昔者昌黎韓公退之謫潮陽也  
 當其時人不知書士未尚文韓公乃延講進士趙德  
 曾為學師以教士子自是潮陽文物彬彬比於上國  
 後至有宋許申林翼盧侗諸賢皆繼取高第後世相

山境之最奇者也距州治越二百步  
 入湖門閣占其南垣墻固其北從昔榛莽  
 地之固麋鹿之居徑路未闢人不得遊山之形  
 州之著老成曰目所未觀壬子仲冬余始  
 其近通庫廩畏盜之伏其間始令剪闢非意  
 其為勝地初得一徑從石門東上幾半得地如砥方  
 廣三十步左右巨樹惟荔枝為多始立亭曰荔枝亭  
 上五十步至頂見一石峩然出叢薄間因以峯名之

金藏山志

卷之十

文集碑記

十二

曰獨秀北行十步出大石中地形孤聳顧望曠絕西  
 南與鳳山對遂立亭曰鳳凰由鳳亭東行七十步得  
 一址前數石在佳宜日之初立亭曰初陽其石之最  
 高者號曰初陽頂由鳳亭西廣一百步地如堂南有  
 石于如望名之曰望賢由望賢石西連大岡踰十步  
 有石復巨觀者必先傍無所倚號曰題石崗其下有  
 石宜日之景立亭曰西暉亭南巖壁峭峻亦以題  
 名之巖東南五步叢石怪詭隱篁篠間披剪未竟  
 焉勝道曰隱石石側有洞曰仙遊有臺曰鳳臺

仙於此山... 命名... 石仰...  
以觀... 湖為郡... 唐而還... 賢守相繼... 茲山之不...  
得非有待乎韓文公嘗即東山為亭以便遊覽人呼  
曰侍郎亭渡惡溪陟峻嶺土無嘉葩美木亭已久壞  
惟一樹獨存夏炙赫曦傍無以此矧茲山居城隅邇  
郡署石間錯坡經紆直隄降忘疲遊者知其境勝比  
韓之東山相遠也余既為詩以紀有未盡復書以記  
之

紹興間知州翁子禮改立披雲凝遠成趣三亭於

海陽縣志

卷之十

文集碑記

十三

山麓又立一覽亭於山頂云

附鄭厚記畧

夫潮之形勝不在金山非金山無以為潮之形勢  
金山之壯觀不在於亭榭竹木非亭榭竹木無以  
為金山之壯觀亭榭金山之冠冕也竹木金山之  
襟袖也冠冕嚴襟袖整然後見金山氣象焉金山  
之氣象實潮之氣象也自元末兵亂亭榭皆廢其

址尚存

海陽之也夫韓公直以其文敏而聞其名於仁  
君以此沈陳君以行教海陽者乎是故教之以仁  
以而克立海陽無不仁人矣教之以義則直而  
海陽無不義士矣教之以忠憂國而愛君海陽無不  
忠臣矣教之以孝繼志而述事海陽無不孝子矣傳  
曰其所令及其所好而民弗從陳君見賢必舉舉賢  
必先可不謂仁乎舉進士二十八年為御史二十  
年嘗有私客不聞有利舉可不謂義乎年且白首一  
志公家方物出謀社稷想安可不謂忠乎與其第司

海陽縣志

卷之

十三

業君實協德養親屢棲泉石不求競進家無長物  
毋戚悅可不謂孝乎則仁義忠孝陳君之勝好者也  
海陽士式化者淺矣又何憂其不然哉余又顧君毫  
忽之間隱微之際無非四德之若以為教即翻死之  
在張藝之義馬發之忠李闕之孝當於君退海陽之  
後獲諸摩肩而出矣然則宮廟之修豈小事哉於  
海陽士子其體吾陳君之志乎是役也屋計文廟七  
楹廡東西各十楹戟門五楹廳殿起鳳坊牌一座  
計初用三十斤習也實成也一省用六斤食甲一斤

金仙氏之空有二教爾給入天之際以三乘四果爾  
心之空其空曰一切諸等皆由信起不造業故種種  
受教自福之報由莊嚴起無驕慢故所以群生歸向  
如流濕就燥不可禦者其何最勝之理乎潮於嶺表  
為富則開元於澤國為冠寺暢帥於僧官為極選又  
以金仙氏之說謂道於人其答者如響之  
應先是寺有羅漢殿者歲時溷淩基頽棟撓屋焉是

海陽縣志

卷之十

文集碑記

十四

懼風雨何危乃倡是事鼎而新之其募資也毋喜贖  
毋差薄圖焉者懷異焉者勸歸於結而後已由是役  
材於山埏土於陶購工於市而布規矩畫金碧之飾  
雕繪之巧美梓密石厥製備焉自釋迦金人部從至  
於五百羅漢之容皆飭化而像之歸於莊嚴而已矣  
又為一樓一儲本朝累賜太宗睿烈皇帝御書真宗  
章聖皇帝及今皇帝御製一縣洪鍾而對峙之康定  
庚辰乃始基之慶歷癸未而告厥成凡寺之湖完  
部之缺者補之曠者葺之凡五百楹為一郡之

周二十斤官對潮州府同知劉侯素繼繼劉侯侯  
方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  
學教諭吳鳳訓導張賓實惟贊襄而君與太守王侯  
禮印侯其仁則相為終始者也是後經始嘉靖七年  
三月吉日紀於十年七月二十六日云

聖人之性也。性而已矣。性也者，天地萬物一體之  
 也。克其一體之量，而無弗愛焉，謂之仁。誠成，而  
 各適其宜，焉謂之義。故君臣父子，昭著論也。冠帶朝  
 聘，昭其儀也。車服放殛，昭其政也。蠶桑麻，昭其養  
 也。詩書禮樂，昭其文也。斗斛權衡，昭其用也。夫是以  
 仁育義肅，幽達而不悖。天得以清，地得以寧，禽獸得  
 以育，草木得以繁，大哉聖人盡性之學乎！由此以治  
 民，堯舜湯武之為君也。由此以事君，伊傅周召之為

海陽縣志 卷之十

文集

十五

臣也。由此以範後，孔顏曾孟之為師也。聖學不明而  
 老與佛之徒，乘其廢壞而入之，自以為道。總自以為  
 性命，而藐視仁義。若有所不屑者，故其為教，外倫理  
 蔑禮法，遺棄事物，以得罪於聖門。後之儒者，鬼像  
 將以末宣暢先王之化，則又多其駢說，繁其儀文，而  
 不能及。而誠以誣說行，或乃陷於予子，與世以為

於此而備述之，誠仁與義而與

之於此而備述之，誠仁與義而與

之於此而備述之，誠仁與義而與

重修海陽文廟碑記

劉承

向不佞隨元戎入潮討叛以微功蒙 康親王恩知  
海陽縣事下車之日即謁文廟見堂廡頽落泮池  
浮礎兒旋以爲家將三載矣徘徊瞻望愴然傷之  
封疆甫復羽騎盈途呼薦呼糗僕僕奔走行間  
未遑也但朔望展拜輒滄滄愧汗今幸

威振疊四疆蕩平山魃旣已熾滅海氣次第授首若  
猶任宮墻荒墜其何以慰先師每謝諸縫掖乎乃籌  
數年微俸又稱貸以益其費幸林郡尊損白蠟從事

海陽縣志

卷之十

文集

十六

而司鐸何公家統麥公天縱允同心合謀稍助工費  
於是經始於辛酉四月八日辛卯鳩工庀材凡攻金  
政石皆舍其舊而新是圖聖像剝落則踵事而增華  
七十二竇牌座以虛則更制而丹雘若正殿若兩廡  
若櫺星門若樂器所若宰牲所若后土祠若鄉賢  
名宦二祠至文昌一宮以淪荒草築之丁丁垣之  
之門之像之背峻宇雕墻輝煌奪目晝夜篆烟不斷  
學官外一卷有總門巷之半有亭爲往來還轡近  
竹籬亭舍所便幾成村落今撤前廟之廊如也十月



物之不得所是以前瞻則巖峯弄暉而征鴻和而西顧  
則暮雲歸岫而雁翔集南觀則靈湖噓吸而鯨鱣潛  
北望則層巒幽巖而麋鹿依徙倚而環視之頌首萃  
足涉碧巖飛油油洋洋於波濤間而鳧鷖鴉鵲之屬  
翔舞乎煙渚趨昂乎砂磧迄無網罟矰弋之虞仰而  
思之躊躇而解之永與聖壽長久等於生生不窮之  
道者焉書載成若之訓詩詠於物之章其見於今日  
海陽縣志

卷之十

文集碑記

十七

乎老臣居枕江滄時樂斯樂故特書於石

湖山記

黃景賢

湖山峙立於郡城之右，鯉渚遠其前，浮屠轟其巔。顧則平林疊巘，紛然獻狀，俯瞰則萬家鱗次，萃于一  
吟勝槩也。昔時諸公登臨，披勝褰袂，紀石遺跡尚存。  
關歲曠久，徑堦堙塞，涼宮藜藿，木殘于斤，斧石瘁于  
歲斲。遂爲童叟芻牧之地，殊未有賞音者。三山舍人  
林公，嚙守湖之明年，政成俗阜，暇日偕郡丞延平廖  
公、德明登於湖治之湖山，從容就悅，涵泳其秀而得  
佳趣，不能自秘，思與邦人同其樂。擊者疏之，翳者剔

海陽縣志

卷之十

文集碑記

十八

之崎嶇者，砌而級之，植以榕竹，雜以花草，復建三亭，  
以便遊憩。緣山左趾，捫蘿而上，半躡雲煙者，命之曰  
雲塔，歸然負塔而東，向垣視前峯者，曰東嶺。少迂而  
西，巨石數四，卓犖而環侍者，曰立翠。洞心駭目之餘，  
一朝豁露，得非天造地設，固有自然之境，必待人而  
後與耶？斯時也，吏不踵門，村無吠犬，闔郡之人，以情  
以藝相與，具盤飧，羅樽罍，以窮登覽之勝，飲者既醉，  
歌者嘯嘯，舞者怵躍，朝而往，夕而歸，滿公之與俾相  
若一家，待寮屬也。親者朋友，愛士民也。不翅若子，解

處山齋院記

歐陽修

處山齋院以御史權南京太僕少卿言事...  
齋院之請生... 處山陳子焉陳子教人...  
文字不... 語惟日讀書諸生造見有所...  
... 剖析疑難而已行事不以語人...  
... 日坐空齋中披卷焚香疏食飲...  
... 一葛戴山中著布衣閉戶不出客至則...  
... 以見之或以道爲問陳子嘆曰道無乎...  
... 日用者爲是耳忠君孝親豈可類...  
不在也切於身心日用者爲是耳忠君孝親豈可類

海陽縣志

卷之十

文集

二十一

更離哉故曰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也  
諸生聞陳子之言觀陳子之所爲乃相與嘆曰吾師  
之所教者無難也吾友而求之於吾心耳於語言文  
字之間求之非所急也乃退而力學敦行忘機與焉  
孜孜焉日媿其行之不逮於言言之不符於心也  
路咸相語曰向者吾湖之士我冠博帶一事於...  
容止語言文字之相自夫陳子之教興士皆務實行  
而去色莊樂朴素而厭華侈尙謙讓而卑矜伐陳子  
初未嘗以是爲言而其所行自足以使人觀感而化

人之心不彼潮為廣極東舍蓋山海與民  
 之氣以次及於海蓋不聞聖人之道故也至韓子傳  
 以韓子為始得堯舜孔子之道然後知聖人之道  
 大以越韓子遠矣是其橫詐讐殺之風又復如昔子  
 奉皇帝聖書命以禮義為教於是邊立社學千餘所  
 編民關子第置鄉校數百餘處設鄉正副率諸儒士  
 月期講論理致旌淑別惡橫詐者銷慕義者眾民之  
 富者爭相修飾廟學不致奢勢而殿堂門廡先後就

海陽縣志

卷之十

文獻碑記

新予又以明倫堂坐汚池大成殿逼狹櫺星門予易  
 城官地徙民居遷櫺星門當街開甬道以為周行復  
 積土平其汚池廟學豐潔典校袁均哲經營多方滿  
 去前訓陳設攝教邑偕生員謝景祥許調等來請記  
 余惟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是道為奕世  
 所法韓子以聖人言行化潮而民去其橫詐讐殺之  
 習晉以為慕韓子之意以道民而潮民生其禮義之  
 忱人人能然是善行之教盛行矣又况潮無韓子之  
 碑在易化之者乎然為守為令者當因言行以風俗

育里關... 維羞... 是湖也... 欲學...  
幾公... 止奉天子... 教條... 編行... 嶺海... 欲以及民者...  
幾天子... 萬年不待... 祈猶欲... 鱗介羽毛... 皆涵... 聖恩... 以祈  
聖算... 與湖山相無窮... 則公於是湖樂在君也... 稻香月  
白... 春風滿城... 我公政暇... 停鱸... 舉白... 民亦熙熙... 陶陶... 鳴  
鸞... 綴賞藻... 野... 絳川如屏... 如堵... 如綺... 如霧... 人在鑑中... 舟  
行... 畫圖... 則公於是湖樂在民也... 矧夫山嘯... 湖平... 公...  
之議... 百年遺跡... 一旦還舊... 將見... 纓綏... 紳珮... 洋洋... 迭出  
一以祈君壽... 二以同民樂... 三以振地靈... 起人物... 一舉

而眾美具... 騫是用... 踴躍而書... 鏡於濱之崖石... 是歲七  
月... 望日... 從直郎... 新簽南恩州軍事判官廳公事... 許...  
謹記

有二水自西北來曰洲溪西曰西溪東曰東溪  
 之南一水廻流相錯弗通僅十里或為濠為池  
 或為水盆農者弗便也其地出橘柚諸果販鬻以脚商  
 者弗便也人家一瓦一木動費貲運居者弗便也每  
 歲轉海而後達風濤寇賊民之死者無慮歲行者弗  
 便也嘉靖丁亥冬予過其地察其可濬而通也以告  
 府主王公子章公命經術余子相之具以事復公曰  
 事則爾矣地理若何曰其鄉之言云濬之風水且有

海陽縣志 卷之十

文集

二十二

益是故上水不產溪物是歲產焉地氣兆矣曰地兆  
 則事基哉天時若何曰東南無經歲之旱自秋徂春  
 溝渠皆涸工易為力天時應矣曰天應則事協矣人  
 力若何曰古之興事者必云從眾然亦有寡而弗顧  
 者矣今則異是是故人力齊矣曰人齊則事集矣遂  
 俵里甲分布東青鑿田百四十丈濬渠百丈造橋四  
 所上甯鑿田百二十丈濬渠二百五十丈水派百八  
 十丈龍溪濬池百尺修橋二百丈修橋七所挑山濬  
 渠二百六十丈修橋四所龍溪美鑿田四十丈修渠下

重建韓山書院記畧

劉嵩

韓山書院舊在城南外七里許至正壬辰火遺址鞠  
草名存員一也丙午歲靈武王公以江西省左右司  
郎中兼郎守事追修故典相其地非禮法之所乃毀  
殿而大隱庵而遷焉經始是歲冬十一月訖工明年  
春五月壬之者王守那本翰贊之者同知駱希仲府  
州逸文約推官周泌經歷黃莊黃瑛知事趙祐教授  
練士猷太史元學賓載世昌山長吳期也晉安劉嵩

記

濟陽縣志

卷之十

文集碑記

三十二

文橋一所查雲修溪四百丈修橋三所備絕越功如  
歸市梅岡以後至輸工直弗受以築修堤石亭計墾  
田一十餘畝壓田二十餘畝應償時金百兩窪田受  
益者償之計田二頃餘畝出時金二錢里之益尤  
者償之東蒲五十里米千餘石出時金四分其新塞  
者弗償濬渠衡不畝者弗償出納有籍有稽噫是舉  
予與涂子洎林子乎予焦思涉泥肇功正月二十四  
日越三月哉生魄工畢放舟試之是夕乃雨民喜呼  
其溪曰中離溪呼其橋曰涂公橋又曰府主之惠也  
於是咸造其庭以謝民懷涂子之勞製軸屬予記之  
且以爲涂子贈是爲記

重修海陽縣儒學傳經閣碑記 劉子與

實太僕少卿以薦賢論海陽諭教公秉鐸大都以忠  
君孝親為先以戒慎恐懼為要當是時念藏經之所  
非所以廣教育才也廼捐己貲市民地實土築臺而  
會焉工未就緒以遷秩行追公擢都御史提督南贛  
軍務仍助俸金構完斯役會講有堂生徒有舍嶽時  
臺幾蔚為嶺東冠冕時歲在嘉靖辛卯也是秋歌鹿  
鳴與許備者皆思皇譽髦之彥其明年春東莆林敬

海陽縣志 卷之十 文集 二十四

夫遂哀然魁天下斯非其明效歟但歲久弗葺閣漸  
頽傾越隆慶壬申元澗馮侯奉天子命來宰敝邑撫  
瘡痍稽版籍集流移安反側清操惠政難以殫述其  
作人興學尤夙夜兢兢焉緣寇虐糾紛幾務填委士  
民方以平寇望侯侯曰寇誠棘矣學校庸可緩乎雖  
嘗定武功亦惟學校是圖廼明年平山寇又明年於  
道賊廼虎工規費重修傳經閣及齋堂之壞廢者包  
春徂秋工乃告成不費官帑不勞民力且經始於原  
公之蒞之前落成於盜賊甫寧之後曠侯之德也



區然十二帝三王御極之初首以正人心

心多之... 多士... 設同符訓諸而志有...

不感于它... 其端詎非... 歎且海... 人士既得虞

公陶鑄於... 矣今又得... 命長脩... 尊經... 開明...

學之原... 公... 高倫... 之域... 多士以仁義禮

樂之... 凡... 於... 者... 可不知所務耶夫遭

遇聖明而... 不念始終... 典學以... 德樹勳者... 是負時也

仰承師訓而... 不能正心... 修身以... 乘時表見者... 是負於

也... 多士其... 或... 夔訓... 循履... 周行上而... 黼黻熙世之

陽縣志 卷之十

文集

二十六

馱馱下而對揚... 命長之休德... 庶幾兩無所負... 耶即閣

命尊經不徒為... 虛車陳迹而... 橫經講幄者... 亦藉有光

榮也哉... 繇是諸生相... 與切磋砥礪... 日就月將以... 聖賢

自... 辨異日純正... 誠實之學... 光明俊偉之... 行... 參贊...

之功其殆權... 輿於此乎... 劉子聞而歎... 曰... 文王在上中

赫... 權輿者可為... 公侯腹心... 矧潮士篤於... 文行而涵

聖化... 震濼且... 久者乎... 庚桑子居乎... 畏壘畏壘之... 人相

與... 而此之... 社而... 稷之矧... 焉侯之矢... 文德...

多士之... 聲應氣求... 有不... 容自己... 若乎... 是...

多士之... 聲應氣求... 有不... 容自己... 若乎... 是...

以匡正國而繼天子以繼道統而翼綱常將欲  
千遵經古而特盛也然則是舉也係誠重矣曷可  
絕耶於是二君遂屬劉子載其事侯名筠字伯登字  
本進上第與虞山公皆吳郡鉅儒惟其學有淵源故  
屬於政教類非俗吏之所能幾也



於此而後之精經善談勃然有興也西峰之  
人幽子講德論興而歌焉西峰歌菁菁者  
之盡飭樂且有儀也見湖歌泮水頌侯之敬明其德  
而多也克廣德心也仰山歌博博嘉髦士之攸宜昭  
德作人之化也學博曾君少峰黎君克齋舉酒屬曼  
曰馮公之大修斯學也斯干之義協矣惟見湖公已  
紀厥噲噲之蹟載述殖殖于無疆公焉能斬一言御  
由是曰唯唯否否三君之歌備矣夫尊經閣之鼎新

海陽縣志

卷之十

文集

二十九

也諸士藏焉修焉咸思以潛心積德乃坊之建而道  
之闢也諸士息焉游焉時敏致道厥有浚思哉是故  
觀二坊之政翼則思敬慎德隅焉觀坊扁之名勸則  
思齊賢希聖焉觀街屏之宏儼則思順正行義焉無  
處而非為己之學卽無處而非遵侯之教如是庶幾  
庶人有德小子有造如是乃為無負我侯化民成俗  
之意曾黎二先生曰博哉言也吾其書而勒之於石  
以勸後之人焉侯名筠世為姑蘇人與廬山公同  
以兄玉之公科舉進士與余同丙辰兄弟第自相輝

廟之有祠自韓公始後之紛紛祠者亦公乎何此也  
也然必其人與功皆公而後祠乎又何其難也公之  
生也當有曆三百年元氣公之來也以七月刺史門  
首錢之 功人也世無尼父不當在弟子列其在海  
即尼之 以焉祠必如公孰肯聞而興起也故凡有  
一樹之木一樹之美或揭穢林之清標或高虐後之  
仁聞往往生於情之所觸義之所起夫孰得而廢之  
乃有喜名之徒眇修而表巨自侈以導諛久之而偽

海陽縣志

卷之十

文集

三十一

者真與之考也夫偽者真以有聞也偽而聞則必有  
真而無聞者矣是仁人之所惡也故凡有功于境  
巨細必書一以勸功一以傳信夫使人力於功而  
取偽王者屬世之大典也安可忽也郡之役其大者  
無如城東橋在國朝成宏以前惟郡守王公源功  
著故有祠在橋左然其梁木梁也歲大水梁與俱流  
兩祠則如故正德間鄭公良佐談公倫來守相繼而  
石之梁始承賴乃傳者誤以其名歸王則祠不獨  
故也郡丞車公修郡志至論王為人喜其梁者

乃...已...年十三中...  
之征一則涉州一除暴政其功一也而蔡有祠王欲  
焉蔡之祠誠當而王之缺亦鄭談也於是士民同聲  
上請乘禘之王與蔡合賢談與王合工作不興而祀  
典始缺人祀...始無遺...事在丁酉秋八月之吉  
夫三賢猶是而已矣蓋即希來有鳳凰山城故名鳳  
城當郡下流有巨洲橫於江上有郡守侯公必登題  
其洲為鳳凰洲而秦臺為...臺其後郡守郭公子

海陽縣志 卷之十

文集

章為塔於江之左而郡丞王公懋中續成之遂因之  
名鳳凰塔詳具余所為塔記橋之功有形而臺與塔  
之功無形其功一也塔之費亞於石梁而郭王之  
先後也與鄭談爭烈故祠成於王署郡之日名一  
祠而今易之為三賢禮所生也談鄭祠而王安王  
而蔡安王祠而侯郭安禮大成也然則三賢亦有  
劣乎非吾所能及也夫人各有才亦各有趣舍三賢  
者興起於韓公之後皆才大夫皆有...  
分論也然則今人之疑王也一二何也彼其...人者

不亦月而告成遂相與舞抃願頌神德永壽

卷之七



久而不出也糧田歸屯糧山運官皆以急事也為  
知其爭愈多而後來者又竊以巧宦也事有一線謂  
天亦有同行異情論人者安可不察也余恐後之志  
史者如車之於玉也僭為記之若曰私同年之好而  
急為解嘲不知余者也



周梅叟先生宋熙寧中按漕憲節至潮人愛敬及有  
 之淳祐間公之孫周梅叟守潮欲以道學淑人  
 心以先生為道學之祖而潮為舊遊之地而於郡庠  
 之右鄉堂以補其缺程端庵因先生為道學源流始  
 嗣於此其祠也因梅叟專為其祖所建故曰元公書  
 院立山長聚徒教授貯群書掌以司書置瞻學田若  
 千厥後田為澤屠所燬祠燬於回祿守土之吏有將  
 舉焉而弗克宣德十年冬源奉皇帝璽書治潮次第

海陽縣志

卷之十

文集碑記

三十四

修舉廢墜故先又歸而後及於斯適廣東憲副廣右  
 賀公敬奉勅巡撫十有七年統元年丙辰八月至潮謁  
 宣聖顧瞻其遺址慨然曰斯元公書院也公曰此邦  
 之舊而今闕焉公曰已乎源於是庀工為祠堂三闕  
 順屋亦三前參聖門立元生儀形祀焉明年丁巳  
 五月告成初命王源為文又安理財縣丞朱鼎協力生  
 員林廣黃琮皆以元公之遺意是年八月合築禮殿  
 祠於其後曰周元公祠王源題其額曰元公書院

一、維新編新簡漢儒啓發蛙鳴蟬噪其所啟者

之文章者它不具論姑就邑產者悉之  
方之籍少述中上元和以來昌黎載道而南而越天  
水以鄉先生為師師在昌黎則謂孔子傳之孟軻  
而河之道至愈而粗傳軻死無恨在大水則能明  
宗生之道論說排異端而宗孔氏一時遇合傾動千  
首則能誠篋邦人篤於文行號稱易治此一時也載  
人咸平陳文惠修孔廟而變後生風振海濱彬彬稱  
隆維時林慶文不冠一有七人許轉運總文武四十  
海陽縣志卷之十

文集

三十五

有二人而劉循州父子王宗伯叔姪復驟然為宋名  
臣蓋至觀于真西山潮州貢院記萬桂之誠終場論  
萬鮮類屢增得雋至二十有六此又一時也昭代右  
文教化則浹豈讓唐宋其間賢良師帥之所畢力陶  
鑄豈讓昌黎文惠二公公車之上屢累若貫即歷科  
舉書屢解東省林太史廷對至受世廟親知遡行而  
海昌明之盛又豈讓中上乃求其勲業概揭齊軌  
止則學宮之掌故具在亦邦人士所扼腕也豈止州  
清不盡宜洩將有所備以鍾靈海乎在詩好

二十日魯侯爲止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予  
之效也今侯躬儉嗇口卑宮商卓然爲世模範  
予於廢風或復完則諸博士順風而呼其聲必  
矣魯人亦有言與其爲魯乎國不若爲魯乎鄉孔子  
論好惡必于鄉人蓋重鄉也諸生誦法孔子又幸生  
鳳樓繼從之鄉薪續焉旌正在今日倘守師說而遠  
曲學爲天冰之結翊聖真是惟諸生將際熙洽而贊  
休明爲諸公之匡扶國運亦惟諸生余固願諸生之  
寧爲鳳無爲鯉庶不負侯亦不負鄉人也不然逐鹿  
海陽縣志 卷之十 文錄 三十一

渡負淪乃罪其山川弗靈殆非侯修學造士意矣侯  
諱濱疇江西彭澤人壬辰進士今陞南京工部主事  
博士駱君諱良圖蕭君諱來鳳俱南劍人胡君諱以  
齊粵西人竝起家明經例得書

三澤庚子之潰賴直指李公用薛孝廉來議發帑  
參入百子司理姚公持摺修治仍自虎豹隄培土增  
以建于此不可不爲計久遠奈旁多流沙水且易  
壬子子比甫塞癸丑復圯東廟秋溪隆眼城蘇灣諸  
都未漫殆盡時直指周公正代符入潮士民許紹等  
合詞以款昔請周公穆然咨嗟遂捐百金爲幟因饑  
未舉越歲而觀察陳公首重民瘼捐亦稱是太守陸  
公復捐溢其半蓋所謂同心出治者而令尹沈公甫  
下車慷慨然補抹謂此地善圯非中砌地龍無以杜

海陽縣志

卷之十

文集

三十八

滲泄非外培流石無以禦衝激非上流加石磯無以  
障狂瀾議上諸大吏悉報可遂命主簿黃君大德等  
督義廖一潛等戴星敦督而沈公亦不妨邑務出郊  
精勤臨而覈工程以故子來荷重不戒雲集始事於  
乙卯正月抵三月而工竣計堤亘若干丈崇二丈有  
奇址六丈而概址之二諸所經畫具如令公議一勞  
永逸捐金值然有美夫詎非不朽之功也與哉工竣  
之日雨水適逢如罔如阜屹然長虹秋冬二飲萬寶  
皆成國都之增步流而食明德者相屬託知友廖生

水久余惟潮地濱江賴堤以固利害若眼存不  
非善然思之難知也此不我視爲故嘗每  
其被敗而後圖之也  
近日細者第論其近且經  
者乎治之後太守  
月而始就成化之  
民二千金而始就  
修育堤請鹽利  
先文林自觀  
任公可容飲民間千餘金而始就凡

海陽縣志

集

三十九

此皆採之于事後孰與乎豫之事前之爲愈也沙衙  
之後幸已底績所爲存禾稼而甦覆溺全風氣而妥  
廬墓者其功與史起而下等顧其始事之難視宏正  
聞又倍徒焉何也採荒之政一曰散利利無以散尚  
安資財其賦民難一曰弛力災沴洊臻民力自饑  
後民難况隨塞隨圯譚虎色變道旁舍築誰爲買勇  
其一民難今監司持議郡邑分猷其精神智力  
山崩業以難圖之已而以易遺之人矣

十三日後甲三日蓋聖人示先事

...事者守易訓無教即萬年其永賴矣是攸也  
...愈百金工儻五月似爲是易弗春秋書水書儻不  
一而足爾時當民窮四鄰嗾命一勞永逸饑溺可免  
是又安可以無書周公諱應期楚人陳公諱一欽吳  
人陸公諱典沈公諱鳳趙俱新人並以進士起家

湖濱中離溪記

中離溪非古也。濬自薛先生。今稱數邑通渠。云年久  
牛寨民思。載濬。余集諸生。條上下邑。沈侯躬相。便直  
議。報可。遂發帑金八十六募化。踰是丁戊春。饑以清  
高賑。濬五尺。遞差廣。仍其舊。延袤二千九百餘丈。而  
與梁修。始者。三自是山川增秀。人文宣洩。寧獨泛海  
之風濤。剽掠可免。第昔也數月。今也越歲。昔也動眾  
今也。以民窮而。不殺民。則時事較難。侯之利澤。較永  
矣。薛先生曰。嗣濬利永。昔既料有今日。今又不能不  
濬。陽縣志

卷之十

文集

四十一

望乎後人也

知縣安邑張士璉

文集

重修寶雲巖記

林大欽

山之南距城四十里西山列嶂中有巖曰寶雲巖巖  
與老君耳露二巖俱有名老君盤桓山麓松木參天  
附巖西不數武為遊人所恒登覽者也耳露巖洞虛  
敞可乎人坐誇上簡峰之勝而寶雲則由桑浦徑曰  
南入廟山火道迂迴折遂少折而西下有鵝泉

海陽縣志

卷之十

四

蓋諸峰之泉從斯下焉其水勢所激洶湧鼓盪石可  
轉動過澗道層折而上有地寬平延袤得數十丈置  
為開闢後山岡且且且峻澗門岩竄有天然石室凡  
峰巒之疊翠烟樹之迷離與夫泉流之濺澗旋繞皆  
得坐新巖之上一矚目焉前有宋時先四世祖秘書  
潛降公嘗與郡人翁慶俱紀善甫蔡渤講學於此解  
知軍州事高壽卿題額曰聚奎閣是其地文以人而  
增勝也嗣後兵火繼作雖浚山之寺宇不為人世所  
存亦概然燼燼巖之不可磨滅者存焉歲壬寅

修葺之暇余偕同人醉中離翁東涯勸前山三  
山作詩青遊會飲斯巖酒酌有俯仰古今感  
三君勸及徒讀告余曰子可無以修之乎遂同賈於  
郡底築以享明府而後從事命山猶光惠董其役因  
遺姓而築木集五越十月五峻巖上新彩釋迦大士  
御殿諸佛像閣內塑文昌帝君前賢韓昌黎伯皆仍  
石祀也閣既成郭明府與駕山中相與燕落破而覽  
層檻屬余作文記之余思夫一巖一閣之勝遊人登  
臨之所耳而先世諸君子講學於之則又非虛白地  
遺意非區區作遊觀地也余異日解綬歸里獲與數  
同人朝夕潛息其間以忘老焉斯亦余似續前之  
一事也爰卽事而爲之記

冠仙樂傳氏義庄碑記

海 瑞

南有蒼梧縣令傳華野諱大聘者瑞已而國年也別  
無類惟於此有題者以其官清而尊祖厚族有范文  
正心者余戊辰歲以直見其悍嘗過蒼梧宿一度見衙  
無半點心甚奇之恨不能薦之於朝次早登縣堂令  
工房吏將自出金代製一扁太書清慎勤勤於堂上  
以表其行之異而尊祖厚族之心則未知今以義庄  
請記適存以投余素奇之心乃欣欣然題之或有問  
於余曰華野囊無半點何有義庄之設余應之曰華

海陽縣志

卷之十

文集

四四

野官清而祖厚用儉而見大其所以立義庄以助祖  
祭興族學濟族貧收枯異姓者皆其登科時所出亭  
饋金奏已承祖餘積及族派推族長繼盛運用創置  
所致官囊一毫無預祖祭有不足者增之族有蒙學  
者東之族有遊泮者衣巾之油火之族有貧者濟之  
輕重有差而異姓之枯亦收之見俞救意若華野者  
可謂官不塵而能清庄不私而能義宛然有范氏風  
者貴俗宦徒瓊其室垣其和專以傳子孫不幾時而  
為不肖子孫傾覆殆盡者所可類哉故為族子孫者

有知華武為祖愛條而世念之不忘為親子孫者  
知事以孫體祖而世順之不違各存方寸留諸子  
孫幸無小器生端畢賢起靈致失先人同廟之意有  
難計口均贖之規而後為萬世庄余於莘野為年雜  
事始其庄之義而有光於年乃紀之碑以俟乎後有同  
志者再為克拓乎此庄云

大正... 自世遂流為風聲亦大畧可觀矣余不敏  
 斯為救仰承前徽而崇儒重道今古同心慨潮郡  
 遠楚之餘師旅休德供億繁多負耒而耕者尚苦衣  
 食之維艱彼芸豆句之士賦北門而嗟夏屋者當  
 不可數計也故揭兩年俸薪聊助諸生膏火雖所置

海陽縣志

卷之十

文集

四

之田阡陌似亦無多而歲入之米升合皆出分封誠  
 恐行之既久則麻籍難稽數之不清則胥役作奸特  
 令勒石使知覺宮有贍士之典坐落何地子矜有均  
 沾之惠實收何人縱恩非垂雲一莛不堪言廣厦而  
 惠等濡沫細流亦可助西江俾後之學者少位囊  
 囊成羽翼於以登與廟廊瀰綸兩間則嘉與斯人  
 養士子之心不為之大慰也哉誌於康熙甲辰之六

對水閣望海登雲翻照鏡廟前洋中子

一十八畝年帶正租五十石早晚二冬完納另  
一畝三分帶租銀八錢與佃戶  
應納糧米如本縣出役當差雜派蠲免縣  
遵照在案

理學名賢合祠記

吳 頌

郡故有周濂溪先生祠在金山上歲祀不絕廖巖溪先生則以郡倅從祀孔廟其師朱考亭先生遊於揭陽王周榜鄭氏家題詩石壁而去士人猶能摩之至明而王陽明先生鎮撫處臺雖兵事苦勞中講學不勸潮人士從之遊者二楊三薛其表表矣因爲建祠于城西焉三薛立朝克自樹立並稱名臣二楊以孝廉老兄弟自相磨礱要皆聞道好學人也明經陳海涯先生開口體道奉行篤實不欲以學名林龍湖

海陽縣志

卷之十

文集

四十

陳員溪兩先生司訓泉州言論風旨雖不出於下庠而風承響接無負師門時宦遊於潮者郡丞劉晴川揭簿季彭山兩先生位諱而道伸潮人士執贊其門亦復濟濟嗚呼豈非盛哉考亭流寓也缺焉朱祠溪之金山祠改而貯火藥矣陽明之城西祠第爲馬廐庚子秋祭諸生乃奉玉于城北僧院焉吁理學之衰也甚矣予怒焉傷之歲辛丑元旦謁廟見郡學之側有老屋三楹故爲懷禮祠今煮鹽人君之緣是也

禮而徵考前人之所爲取其效見於事變受在  
於尺者以示其可傳可法於天下乃在郡縣  
名去而思之誰復與之爭也曰之名矣而勸業爛然  
於治郡時者尚未一正祀席則何也且或有前  
日之所譏刺而巍然列位其中則又何也禮典之不  
可明非一日矣然以漢之所稱循吏之政刑賞禮樂  
亦未必盡合於古而已有爲古之循吏之所不能加  
禮不祀何與焉乃古之循吏之名有所不敢妄加則  
古之祀循吏之典蓋將以責其實也而亦有不應得  
而得之者即又有應得而不得之者君子於此其將  
聽諸不可知之數歟予故畧考八先生之行事既著  
之於列傳而又爲合而俎豆於一堂使知一德同風  
之治雖隔代無異情也亦以見歲儉兵殘之後發不  
能竭民之力危飭嗣宇而籍此未替之積慶用此風  
厲之權或亦古之循吏之所不吐而棄之者歟抑又  
將以質諸傾軋祀典之君子使後知所尚焉

文公祠後舊有明經堂一區廣八楹記號  
十年來其祠及修學之者予奉簡命監守是邦焉  
然起於後之志爰是後流藝糾共于繕築謀諸府縣  
同志共得若干緡卜日興亞起於某竣於某落成之  
日乃更明經之舊名而易以原道之新額蓋因韓子  
之有原道論也是日也官吏咸至師生畢集爰舉三  
禪兩告之曰衆亦知易名之意乎自孔子沒而微言  
絕數千年來學者多推尊宋代周程紫陽氏之學漢

唐諸儒俱在所畧不知論道統之傳其微心相印由  
堯舜文周至孔子而大其成及門顯曾而降後百年  
始有子輿氏猶之嫡祖血裔絲毫<sub>不</sub>相<sub>負</sub>漢代董仲  
舒差有儒者氣象其他各有訓詁註疏頗能窺道之  
涯溪而未得其傳東漢道喪而文亦弱兩晉則浸<sub>將</sub>  
乎老莊之學美獨昌黎韓子出六朝綺靡之後承八  
代頹敝之餘慨然以排異端宗孔氏爲已任原道一  
篇直接千聖將墜之統觀其諫佛骨表浩然剛火與  
日月爭光雖萬死殺荒而不少屈子輿氏後一人

已何可謂遠出程朱下而或以昌黎持文章之士  
少之不知文者載道之器也聞嘗謂天地萬物之用  
惟虛以動者爲至妙是以水流花開鱗游翼翔雲霞  
變而草木蕃茂籟之作羣動之宣莫不皆然而文章  
之妙猶是也千載而下文之妙者首推昌黎昌黎之  
文風行處漪秦漢以來作者第一隨性效靈驅役千  
古如淮陰之將兵鄧林之伐材恣其所取而縱橫左  
右無所不宜且其爲文關倫常通日用磨歷身心經  
緯世務鉅之忠孝節儀機智才畧細之山川風俗天

海陽縣志

卷之十

文集

五

喬禽魚苟可以論志通訓靡不臚列而表彰之辨不  
必非馬詞不必雕龍皆可得意心而筆之書令讀者  
於天性事理交印互証之間其中若有所開明油然  
而不自已者斯何故哉豈非入道之戶牖而賢聖之  
津梁與後之學者因文而見道因道而識千聖之心  
傳韓子之功所以爲子與後一人也倘更舍文而求  
道譬公劉遷幽不舟瑤瑋刀陟嶽降原逝百泉而望  
溥原不能夾皇澗溯過澗而卽芮鞫馬伏波不邀遊  
二帝之間不足以識帝王之旨有真齋相閣不收秦

以知天下... 三尺... 區字之烈故有文郎... 乘車山行乘標泥行乘標至於... 無毛以疏九河導四瀆引百川而會之海... 之海而禹無事矣元圭告成而舟車樁標皆長物... 也原道一篇其韓子之舟車樁標乎亦惟引斯人同... 歸於孔子之道而已嗚呼大道云亡斯文將喪俯仰... 當世誰是王者余於原道堂所以毅然奮修命名取

海陽縣志

卷之十

文集

五五

義者豈徒然哉爰伐於石揭諸亭表以待後之學者... 是為記而系之以銘銘曰爰有太極如爐斯治是生... 民物名曰道者精一危微傳之虞夏文武周孔如門... 斯闢迨及孟子楊墨亂正為我兼愛似是而假爾而... 闢之道廓如也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自漢迄唐諸主... 斯社厥生韓子志存大雅文起八代洋洋灑灑原道... 一篇如端斯淵所以大道賴不墜九書諫佛骨力... 二頭萬祀後豈保其項蹀朝脫其冕春秣其馬... 雙驅羣來斯野賢者以褒黜者以勸

八月賜裝筆帳歸朝于殿以來組豆不捨  
小子雖公而假誦公之又使我心焉愛作所宮  
大慶鳳山之梓鮑浦之楨是斷是度松栢有  
且碩萬民是若時維上卒大小聚寡濟濟  
有且其爾維何魚鱉繪鮓其鮫維何維芹及  
奠之清酒三竿韓侯顧之永錫純嘏

一山陽郡後郡郡后王君公承以大夫之節  
 一不備而又制為祀典自禘郊宗之所  
 為有以列於祀典必及亦使下民見之生其嚴肅  
 之心而肅其神遊之氣所謂明治以禮樂幽治以鬼  
 神之教也秦漢以後封建久廢山川之  
 祭在郡邑守土之官猶歲兩舉歷傳既久治民之道  
 日益衰所以作民敬者日益至於是六季時而城隍

海陽縣志

卷之十

文集

五七

之祀興焉蓋城隍之義昉於易泰卦之上六者聖人  
 作為城郭以杆外衛內功死在民功烈所著必有神  
 祠之是以歷唐宋以迄今斯祀典不廢自京省以及  
 郡邑莫不有祠官其土者朔望必親帥僚屬縉丞拜  
 禮而民亦相與奔走祇承凜凜然不敢萌匪僻焉何  
 其嚴也潮郡城隍之神其誥封為鑒察司民威靈公  
 也始於洪武二年嗚呼潮處嶺海之東自更為郡以  
 來三百餘年開雖時有泉鏡之徒伏莽竊發皆以

一海陽縣志  
 一海陽縣志  
 一海陽縣志





惟治兵可以備其

武然治兵備武必有

所被無戰不

八聲一

輪與士馬飽騰

其間之為堂

草十載以來司戎者遇

求竣事而已事竣則未有

伐止齊之地而罕豕遊

焉魁魁穴焉所稱整旅詰兵之謂何而如是其委之

也杭學承之五載每過志懷興建乃向值軍興旁午

籌縉籌役無暇晷今

至感震登山海謚寧因思五材不可廢一時雖清平未

有敢忘戰者是亭誠不可一日緩也然互費浩繁欲

以昔吾瘡痍未起之赤子則又不可於是勉竭微資

為工庀材經始於春王正月至如月而告成向之堂

堂後如也向之臺臺復軒如也向之廊之寢廊與

堂後如也向之臺臺復軒如也向之廊之寢廊與

海陽縣志

文集

五九

出城渡河五十餘里有山巔然而高山之下烟火數  
家多植荔枝竹栢相傳鳳曾棲此故以名其山因以  
名其鄉

國朝郡守高僧悟慈盧建孝禪寺於山麓遂成叢林名  
刹雲霧叢生復之名金顯先是星軹至止從臨汀或程  
河至郡或溯流抵汀程皆於鳳城驛置酒從無送程  
迎來亦出輿水舟者近因寺稱名勝高人屢思着展  
遂為祖道之所然塔寺張燈後爾一逢風雨則歡晴

海陽縣志

卷之十

文集

六一

每刻不換康熙丁卯春余循 甯臺乾菴先生屬客  
於此徘徊四望指一區曰此地可亭亭之可以省張  
設之勞治賓主之意無俟投轄也公然之余遂捐俸  
鳩工不數月有亭翼然峙江皋矣顏之曰鳳樓志地  
也亭後枕碑寺前對崖峯去韓溪數十餘武左右諸  
山若後屏若人立羅列如兒孫高靈拂雲林影障日  
鏡數十里江山之勝從此憲節南來使車北指離絃  
舞鶴鳴車輕唱予鄉之勞勞蜀橋之折柳似曾過之  
下歸此也春江漲綠鳥 鷗浮波近寺鐘樓與月并川





夫國可為乎哉主與得而民氣樂長吏賢而國休相  
與長天民無怨淡酒寧靜之致勝而正已得物可  
與樂天也沈思感何勤恤  
則聲色貨利之念

而平第田疇所以禦大災捍大難彼召父杜母  
聖君垂世而後猶服教畏神之不衰而况身被其  
惠者乎夫出虫者限其於長吏非有緇衣素絲之好  
非有短經宗黨之秘又非有太史採風汝南月旦之  
評何以使之未去也城市鄉塾販夫牧穉莫不交口

沈陽縣志 卷之十

文集

六三

曰此神君也此父母也其精永蒞此一方面世世食  
德也及其去則攀轅遮道願少須臾扶杖而觀使君  
去而思思之不獲見為之建祠設祀歲時蠶索如親  
考之告虔焉永旱疾疫必以禱瘳數世如一日是豈  
民之言說哉德厚流長而所及者遠也予於姚沈二  
公而益敬道之猶存矣姚公理於潮郡沈公命於  
二公後沈公事治行甲東粵如張流榮是為  
諸君備設數大事具載舊府乘并林司農潤是名官  
之外今有祀田自順治癸巳郝尚父之亂沈公

人處此如當嗚呼何其感之深也唐陳公何人  
明陳公何人虞孝廉林公世榕文學鄉道  
周國維吳學芬請於兵備使者統公刺史何人  
有奇出姚祠田一百八畝有奇沈祠田六十四畝  
祠理個姚祠在嶽嶺權以姚公祀於沈祠鼎新之事  
幸尚有望焉而以祠田掌之陳明府林孝廉孝廉固  
司農商二祠倡於司農承先志也明府夙受知於沈  
公淵源有自協理以備春秋誰曰不宜抑予更有感

海陽縣志 卷之十

文樂

六四

焉潮自權政姚公有言未有自利以利人者又曰知  
世之不可上也常下之知世之不可先也常後之語  
載公本傳公因學道之君子也讀沈公碑云沈默寡  
言不竊治能聲行義達道二公何多讓焉大抵二公  
不修健令之材而為呂季陽之痼瘵不飾神明之靈  
而為劉襄陽之惘惘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  
平聲聲及於後世而潮民永以俎豆之也夫防民之  
口莫如利用而奇政猛於虎則民之疾視其上豈  
其去之不遠以與一日之晏安焉不可得而

亦知所感矣民固可忽乎哉姚公諱會嘉字仲禮  
本諱鳳超字石年俱登故明萬曆副進士內擢各  
名宦傳皆浙人云

海陽縣志

卷之十

文集

五

大圭璧之姿必先璣琢簞簞之器亦藉雕鏤物類自  
然况君子之學有不陶淑而成者乎故聖王之教天  
下也家有塾黨有序術有序國有學皆所以養育人  
材而成養警今際海宇昇平

上修文儼武訪天下郡縣各修 文廟并先儒書院

且訪求名賢之後畀以博士其崇飾重道一與可考  
題百王而禮詳聖矣凡百臣工曷可不共相鼓勵其

粵稽湖郡在漢魏間聲教雖通以手推 至唐昌黎

海陽縣志 卷之十

文集

卷

文公刺潮嘉意俾人漸文教始開此且 材濟濟皆  
不勝屈今余忝牧斯土檢閱社邑之人文甲于全  
而應牖繩樞之子或致因循失學余甚惜焉適

憲石 與余語及此向立義學延擇名師更與潮  
侯府馬 各立一社學誠勝舉也余因于城之照壁

巷街東捐資購屋一所前後三棟正側共十餘間  
名師以主其席其肄業于斯者務擇單寒之子生童  
勿論馬本籍寄居勿論焉于是朝詩夕書以博其學  
春笙秋鞠以陶其性正誼明道以立其志進德修業

靡荷人備備以隕墜爲仁公更更其臣材也甘願  
帶焉舟於中流倚雕闌於南北騶與聲喧行  
龍乎若長虹之蜿蜒跨清波而利涉者在此修以  
於費茂材擇人董役一木一石皆出諸俸入之餘  
不至累吾民疏踵舊而增新事雖因而實創公之功  
績更僕難數此特見其一班耳慨自古治既遠循良  
之風不作更於其上者大抵以官爲傳舍而視其民  
若秦越人之肥瘠幸而不朘其生足矣其誰能家視  
官子視民謀民之利而不以擾民且溯乎前之有功

海陽縣志 卷之十

文集

六九

德於民者而崇祀之恐不及也乎吾於是嘆公之造  
潮也深而潮之邀惠於公也厚矣夫祛弊興利而不  
尸其功者賢牧守之事也沐浴膏澤欲言而口不能  
傳者小民之情也頌德銘勛以永聲施於勿讓者鄉  
士大夫之責也是安可以無紀爲之銘曰

嶺嶽昌黎道崇德大力排異端文魁八代直言朝宇  
作朝海濱延師敷教立我蒸民民思罔斃祠公東山  
山川草木皆號曰韓惟此韓江環城若帶往來終壽  
安懷是賴甲乙之交四郊多壘廟既荆榛齋亦云圯

實天及止亦孔之憂損資飭材是慶是謀經營既竣  
則有赫祖且維馨享祀不忒為舟為梁利濟不涸  
隨彼乘輿斯為小惠輔山蒼蒼輔水湯湯我公之績  
於韓有光虹橋既奠繼濟承寧億禩戴德請視斯銘

海陽縣志

卷之十

文集

七

乃晏石焉然屢受撼嚙隨廢隨修獨是順治庚寅火  
燬之餘石梁亭屋存者有幾雖費諸君子葺理之勞  
而車騎錯趾郵筒朝發夕至以及轉捩負擔難言屢  
若康莊矣幸 總制吳公廉

天子命控馭兩粵於亥夏巡視海口抵潮郡見自西自  
東往還如織者廣濟橋也而石梁闕焉不可以久慨  
然曰舍是無求民瘼矣周官之法徒杠輿梁治之有  
謂是役浩大恐重民困非余獨任不可越二年出萬  
餘鎊鳩工伐石約所遺壞二十有奇無不新增礧石

海陽縣志

卷之十

文集

廿

以貫其基斜方稜角甃砌堅緻乃跨石板翼雕欄修  
若干丈廣若干尺悉循古制而功倍之經始於乙丑  
之冬告成於丁卯之秋仰觀亭榭輦革煥然一新傳  
嶽長溪蜿蜒恍在襟帶是歌是舞駢肩摩汗而馳以  
爲若偃之蒼龍也垂虹之飲澗也戴山之六鰲腹道  
之行空也夫豈徒度世有津梁亦形勝藉鑿鑰鑰  
輔相天出而一世功無擾於民如吳公其人者程子  
曰古之仕者一今之仕爲已知織舊越見皇皇擇參  
以爲以爲以遺子孫溺不由己何有於人之屬

先師未嘗謂及其父

天下祀 啓聖公於學宮自嘉靖九年始有來

子仁人無不推小於所生况

聖不置之思凡可以致隆於親者無不期備物盡

備致

皇朝 祀不改蓋教天下以孝誠煌煌巨典也海陽

爲義人首邑其產序自明季阻亂漸次隳墜果翁林

太公祖營葺庠序後極力倡修而茂宰又踵事增華

海陽縣志 卷之十

文集

七六

巨鹿遂爲十一封冠獨 啓聖一祠風雨飄颻僅餘

敗壁頽椽健兒實逼處此二仲告虔者展拜於牛溲

馬溲問其何以民 宣尼之怨恫乎今年春郡司馬

議於縣公祖痛念祠宇剝落禋祀無光僞互庀徒銳

置鼎遺旋見列階庭者壞材巨木多絕壑之霜皮鴛

素應磚盡奇窞之羨選圻人搏土柞人運斤攻金攻

石之飛雷殷雨渠不二月而芝櫺藻井截案連雲奕

其輝耀羅靡錯采矣峙櫺星之燠閭呈東壁之輪函

四禮合旨八簋舒芬奉牲可以薦馨投斧堪資



金縷繩斯栖鳳之城  
 有開元之壽堂名祝聖  
 殿稱大雄巖巖實剎雖從有唐肇興納納祇因誠乃  
 選佛都會往者彌繡繡悅事成瑤琳之宮近代氓階  
 墮離益嘆翰與之盛何意韓江逢劫遂致香宇漸頽  
 鶴遠蓮峯高閣烟鎖鴉華蓋綺蓋塵封忽見黃面  
 塞王屈旬班班苔繡最  
 海陽縣志 卷八

嗟乎八夢一參 道在語於烹泉鑼火投閒任龍象  
 恐淪落於 烟欣心平官眷念淨土一鄰剎竿  
 相望誰見阿阿 合以十封蓮外欲開獨好追  
 長者之金布亦於 宗其鳩謫仙黃金曼暨檀那  
 幽區石巨斧所謂若問珠火重開七滿之神光掌上  
 車渠如現八平之瑞采望高廊豐殿在在飛練星  
 禮御塵烟樾處處智覺霞尊足使龍城愧飾塔塔  
 珍從此明鏡臺中照見低眉怒目靈山會上優  
 昔猶花人天負祥歡喜無盡是役也盛於華西

... 至戊春月像輝金碧閣煥輪藏長廊三十八間  
... 塔高五百餘尺四天王呼之或出飛龍流丹為華門  
... 雲在半空撐雲蔽日

濟陽縣志

卷之十

藝文

八



金山石記

楊之茂

一覺世系出閩延延有石曰落星穴先賢將樂伯讀  
於此有巖曰翠雲予因遷斥之窮幾於露寢假  
於曠屋三間築垣增瓦蔽風日於其下而澍雨滂  
猶未能免屋左則金山峙焉一日呼童子曳履緩步  
行山得石予觀夫石前後峭直無異版牆頂勢西拱  
結戶開牖居之可作巖觀其下數武石圍如珠頂面  
凹處淺可容水十斛暇日盪之頗有濠濮間意足擬  
蓮之落星穴以語童子童子曰有山以來石儼然而  
海陽縣志 卷之十 文集 八三  
處歷有年矣贊人君子登覽不少然卒無纖不難今  
必物而識之使石有知不幸千載一遇哉辨細審觀  
盡石之用而歸越數日縣倅引工匠經度其地結合  
石下而居童子聞之感石之遇而傷其不幸曰夫子  
之道不容乎抑石運之否也

夫官斯土者必思其官之事與其事之官以無負其  
其官於其事焉斯已矣故大而元惡大慙之所必勇  
細而窮簷蔀屋之所必問以其官行其事焉可也若  
夫苟關民生有禪地方心之所必至力之所能及此  
又不必以其官行其事焉可也昔宋文惠公之判潮  
時鱷復出而食人人不能制公命兩吏搯巨網必  
舉而磔之以安民生若曰刺史在非予事也必待刺  
史而後爲之設其昌黎也固憂患若或不然彼血口

海陽縣志

卷之十

文集

八

怒睛長鬣戟鬚匪龍匪蛟噴沫成波見人卽食懼其  
灾者恐又不獨一嫠婦之子而潛淵伏穴又焉知不  
至今存焉者乎抑攻文惠以開封府推官謫居於此  
其所遇厄其遭時蹇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其視  
潮也爲逆旅也可其視潮民也爲路人也其視通  
判一官也爲破甑不顧也可其視鱷魚之害潮人也  
爲秦人之視越人也可其視嫠婦之子也爲鄉鄰有  
關者雞閉戶也可而後知仁人之用心獨不然苟  
以生有禪地方正不必以其官行其事焉可知也

三五... 又以其官行其事者也又太常公省華公父也每  
... 其官極密與制誥公堯咨公以丞相每退朝  
... 其治政惠顧何如哉其於潮雖有政府猶對人  
言未嘗一日忘潮較之三至之廬州又為何如故文  
惠之於潮生而父安死而默相今之署猶公署也今  
之民猶公民也今之官猶公官也由不忘潮之心以  
推其默相之靈寧惟在帝左右當必不能舍此羅署  
而不洋洋如在者幾希矣今

海陽縣志

卷之十

文集

八五

天子十九年庚申孫諱鍊字古隍以名進士來判於此

... 一樣視其像蓋以文惠之不忘於潮者不忘於  
公之判潮而俾之建宇設祠必常親時見而後已也  
... 為知公德公慕公之不置矣二十五年丙寅  
予又施以丹聖葺其損壞旁通其門與福德廟相對  
... 為西歸者往來正門非潮望不登如人  
... 人畏不敢疑不敢說以愛

於乎土不再闢僅以承我古聖者祀我文惠也國作  
靈廟之歎曰皎皎今日與茲食公德兮曠不日曠乃  
靈廟之歎曰皎皎今日與茲食公德兮曠不日曠乃  
靈廟之歎曰皎皎今日與茲食公德兮曠不日曠乃  
靈廟之歎曰皎皎今日與茲食公德兮曠不日曠乃  
靈廟之歎曰皎皎今日與茲食公德兮曠不日曠乃  
靈廟之歎曰皎皎今日與茲食公德兮曠不日曠乃  
靈廟之歎曰皎皎今日與茲食公德兮曠不日曠乃  
靈廟之歎曰皎皎今日與茲食公德兮曠不日曠乃  
靈廟之歎曰皎皎今日與茲食公德兮曠不日曠乃

卷之十

文集

八

余初仕朝上園請履旋燕繼補百粵函實六月二旬  
四日抵輔山署見夫榱桷損矣甍檐朽矣上漏下濕  
露氣鬱蒸有有小亭可坐三五客十筵蔽前茅簷  
後清風不待身息明月靡從入牖雲霞隔絕掩映隘  
甚也亭傍老松一株扶疎古幹空抱傲雪冰姿儼奏  
竟無知已予爰借之詰問始末左右曰疇曩蒞斯邑  
者視署爲頽舍百堵皆作誰在勸勞故凋零至此耳  
噫嘻乎頽而不衰必傾朽者不易必地至傾圮而經

湖學記卷之十

文集

八九

營從也長夜以興起什伯昔蘇眉山足跡遍天下經  
歷之處皆爲名迹亭榭迄今覽遊勝跡景仰前徽籍  
籍頌長公不衰何曾以傳舍岐視乎余未能建也就  
小亭擴竟之足矣維時定之方中適上天宗人營室  
之際於焉爲互庀材爰命梓人執引操校將所謂小  
亭者權量寄度之不五旬而吾亭以成亭之前名花  
百種亭之後初務數類庭之左古梅一樹亭之右修  
竹幾竿其爲園圃科曲桃碧楊垂錯綜蔭蔽亭傍之  
廊也其爲

夫不日代而之故除者禮也感終身而不惑忘於

道公情之類至即禮之所起不惑忘而亦莫敢悖者

實其享祀尚矣至宗漢之章曰羣公先正昌黎有言

言之鄉先中及則於社然則所謂名宦鄉賢者不

曾若崇乎蓋以其在國也敷政而官民其在家也型

方而善俗生則敬而愛之死則思而慕之是以因乎

人情制為典禮令各郡縣立祠建主斯春秋而祀之

亦曰某與某往同方而播澤斯民者某與某居同邑

而觀摩斯上者儆是邦之人習而見之庶幾見遺愛

不可忘而先型不可泯也乃海陽為潮首邑自昔昌

黎公過化之後仕而賢者接踵也篤於文行崛起

國者代不乏也而名宦鄉賢二祠缺焉則又何歎矣

於丙寅歲承乏於茲釋菜之餘即求二祠而祀之左

右告余曰二祠之廢也久矣燬於寇燼故址尚在儀

門左右今西偏一椽僅祀故明林狀元大欽恭林氏

之子孫守之也嗚呼如斯鉅典廢而弗修伊誰之責

予以命任伊始未遽議及越明年繼文詳請建祠  
各上臺命允乃得捐資建祠二所因其故址  
弁之木植陶瓦務完以圖龕以敷聖主以丹漆各  
位於東自攝公母餘而下若而人而余先世南洲公  
在焉鄉賢位於西則魯太水先生而下若而人要之  
得與於一祠者其功業文章道學行誼皆有碑於名  
錄者也庚辰七月工告訖功舉奠于祠維時潮城文  
武以及薦紳先生明經文學之士鄉賢諸先生之裔  
其執裸將以成祀典閩邑人士聞之莫不懽躍感以

海陽縣志 卷之十

文集

九二

表章創建為余功而余謝不遑雖然余少受庭訓凡  
義德咸一一記憶知我高祖宰海陽時美績彰  
彰墓余復來是邦則所以答斯民之望者又即在似  
續先人之內也獨是遺澤尚在本主無存春露秋霜  
感何有極今亦幸同歷代諸公復而祀之則是邑之  
典禮太備而余追遠景行之情亦因是而更慰矣是  
為說

海陽縣志而題名碑記則有二焉夫所謂碑記者  
 紀當日守土之官以及佐貳首領之名也明自  
 嘉靖二年至嘉靖辛亥知縣李漢水朱公諱寵者已  
 碑記之矣自嘉靖至萬曆辛卯潮州府督糧廳掌  
 事王公諱家相者立碑而知縣事晉江林公諱繼  
 命者又撰文記之矣惟自萬曆壬辰以迄崇正癸未  
 尹斯土者亦可屈指而悉而題名記則尚未及焉甲  
 申春王為

海陽縣志

卷之十

文集

朝之順治元年也車書一統萬國偃同海邑雖僻處  
 巖川言由銓選來任而就近

者或一二人然其姓氏則亦均未及記也余自康  
 熙丙寅蒞任以來以縣無舊志採舊考訂一歲而志  
 成爾海陽于是有志至若題名碑記前人既已舉而  
 行之矣雖于宮之賢否無與然向之所存後無繼之  
 者非也且前碑上截朱林一公之文雖存而下截者  
 以之名書為濕蒸剝落是題名而名無載不與其名  
 或有博今當興廢舉墜之際而不一為補遺乎

之乎于是重鑄一石溯自洪武二年以迄于今  
足令于斯土者錫補其上使後之君子一視鑿然  
前謂今之視昔亦猶後之視今此一記也誠必不可  
已之事也無及錫石以綴列其名而今之名亦得預是  
又余之厚幸也

海陽縣志

卷之十

文集

九四

其學其德由此而文必彬彬行必溫溫其學充而名  
行著處則為佳子弟出則為名公卿此即不負余與  
石齋尊 馬爵臺建學造士之意也余寧勿厚望焉  
所有每年延師修膳等項附勒碑陰以垂不朽

鳳城臺閣之制未始有也自明隆慶二年劉公必登  
以進士起家守斯土公暇荒度始於斯洲築臺焉洲  
取鳳嶺鳳城之義更曰鳳凰而臺之名因之殆至

本朝監司魯公超以臺圯修之復於臺之西闢地鳩互  
新構一閣禋祀 文昌之神而閣與焉一時川原為  
之增色無何毀於颶風臺與閣俱廢荒烟蔓草中存  
者僅迹耳雍正六年風憲樓參覲意興復商與廣濟

海陽縣志 卷之十 文集

橋洲並建尋蒙遷廣東臬司橋洲告竣而臺閣之役  
志焉未遑余以

天子命來巡是邦於七年四月臨潮既逾月理甚無事  
識其地相厥形勢北面叠嶂南枕桑浦東馳韓山西  
引城郭氣象偉矣又適位離明之方獨當嶺江南下  
之衝滔滔洪波於此中分焉不禁慨然曰是非特江  
山壯觀蓋郡治之鎖鑰而人文之基本也前人之集  
不虛矣固國制物維平之職乃與太守胡君海令  
若其勅厥事此仍其舊材惟其新瀆流之地固以

三關月而臺閣以成是舉也民時不始民財不  
修民力不後噫益亦不憚爲其難矣此來湖漕年廢  
傳會廣以會聞獲雋倍往時士農振振歸美臺閣余  
請此實

天子敬

天勃民教養備隆地自茲靈人自呈傑耳第區方而論賢  
助之理或來有之則吾三人之不憚其難固不徒爲  
草木土石水泉之道作遊人登臨地也所望後之官  
斯上者嗣而葺之傳風塵之洲不壩而士民衆庶庶  
海陽縣志 卷之十 文集 九  
休惟永則余心慙矣爰作記而勒諸石



古安司鏡錫榮領平縣典史張寶海陽縣典史  
宋學淵延集本部舉人蔡和貴黃日高貢生黃  
監生莊州家黃捷成謝聖璧劉廣一日昇丁逢煥  
丁宗會陳宏生員文河莊霞彩丁宗渭丁之愈鄉  
民丁榮也等為培長量能授任各董其事所需薪楛  
灰石互匯出之官捐運土人互出之通鄉田地派撥  
編吉於丙午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興工越丁未年閏  
三月二十一日工竣計江東隄自冲頭至溝尾等處  
亘一千零十九丈五尺崇八尺或二丈有奇自洋潑

海陽縣志

卷之十

文集

百二

滔至葛尾渡等處亘三百二十丈零八尺崇二丈或  
七尺有奇費金一千一百九十九兩給米五十五石  
二斗八升動用人夫共十萬有零東廂三舖隄自洞  
溪至南窰等處亘一百五十五丈修補一帶舊隄二  
丈三百餘丈崇或三五尺至一丈不等費金五百六  
十八兩五錢給米六十七石八斗六升動用人夫四  
萬九千一百有零上臺捐發楛木脩用者  
方給一千零八十枚附憲李給一千八百八十四  
枚防憲傅給二千一百一十枚防憲吳給五十

按制繼敷應而隄制始完是役也財不他歛工不  
累自冬至春五閱月而長虹屹然綿亘相接  
而歌樂利者暹鄉井也予不亦樂藉手以告成功哉  
維時父老子弟相帥而前曰上之愛我民也如此我  
民安敢自愛其力荷鋤執畚樂事赴功分宜爾也惜  
是候之戴星而出赤日而巡薄暮而返出納有稽勤  
惰有省樹庠謀責有度侯之功可一日忘哉丐文勒  
石垂諸永永予瞿然謝曰予何功之有予方懼任事  
踈忽無以稱上之意且溝塗封漁之政固守土責也敢  
自以爲功哉若夫以十餘年未易修復者上臺毅  
然行之綢繆指畫刻日告成一勞永逸俾爾民得以  
奠室家而安耕鑿長嬉遊於  
堯天舜日之下用享太平實皆上臺之賜是則不  
可不書也乃援筆而誌諸石

鳳臺書院碑

潛 奏

自昔賢人君子身繫天下之重者在朝而為國之  
 休在外而方州被其澤然往往有在外之日多於  
 朝之日者非天之獨厚於一方蓋此方有大災大患  
 必待斯人而底平有大利大弊必待斯人而興革有  
 成數焉不可更也富鄭公身居廊廟而出知青州以  
 成全活瀕民之功蘇文忠官在禁近而出知杭州以  
 開西湖六橋之利當時歎之百世思之非出入均勞  
 而能然哉會稽魯公謙菴起家中書舍人出為蘇州  
 知州遷知松江府大著聲績舉卓異者再巡撫睢陽  
 湯公入見

蘇陽縣志

卷之十 文集

又百四

天子薦公廉能第一擢淮陽副使晉河南按察使京卿  
 缺員公不在會推之列奉

待旨繼補右通政班於槐棘

天子且倚以為公輔適淮上有土田之獄部議以公失  
 於覺察左遷粵東按察副使分巡惠潮潮陽僻在海  
 濱昔人指為炎荒瘴海公以鄉貳重臣屈臨斯土乃  
 能不鄙其俗不卑其官悉心撫綏細大畢舉正己帥

屬草興除姦請惠政不可枚舉就其大者言之潮有  
絕戶虛丁久爲民累公親爲察審蠲除三千餘戶郡  
城外有大堤保障三縣歲甲戌水大至堤且潰公不  
與不蓋身冒風雨督民修築晝夜巡行畚鍤間以身  
爲捍堤幸得完三縣之民慶更生曰微魯公我其流  
入海矣歲存饑開倉發粟捐俸勸分爲糜粥以食饑  
人厲活無筭尤加意人才公餘輒課士片長必獎有  
經指授而擢上第者有蒙提命而章年登科者韓汪  
南注於海有大洲焉爲郡捍門洲上舊有鳳凰臺以

顏廢公審形勢曰是闕潮郡盛衰始修復之爲臺三  
層雄麗過於其舊又獨捐俸造文昌閣高與臺等曰  
是爲潮士科第之祥自是潮郡之風氣始完郡人士  
遊觀有地講肄有廬士烝烝向學連掇高科公之爲  
潮人禦災捍患興利除弊有如此者潮人德公之深  
感公之切公旣遷廣西臬司以去而人思慕之不暫  
忘於是就鳳凰臺之旁築書院一區肖公像於其中  
民之嬉遊者士之肄業者過之必拜祝公再來發於  
中誠不可強也已卯夏余客潮郡郡人士以公

轉於余余曰公蒞湖之日漢官於蘇松二十餘年  
大徽濟大工除大弊嘉績善政惠我吳人者不知其  
幾吾吳人之曠吟禱祝甚於潮人唯是公既在

命在右而忽以微文在左或惠臨湖海若夙有負於潮  
嶺固而饋之者然先是公之伯父青海公明末由詞  
臣銜轉出爲惠潮副使五十餘年而公復以京師外  
任來爲是官蓋世世與潮人有深緣夙契天實相之  
豈偶然哉昔黃霸爲丞相而漢史載其功績特詳於  
潁川朱邑爲三司而自言人之思我莫如桐鄉其中

海陽縣志

卷之十文集

一百六

淺深難易之故有獨知而不可衆喻者以公之德望  
與帝之眷注固宜計且還朝入參大政而舊日子民  
愛戴之深則望衮衣之臨唯恐我後今公自粵西臬  
長復遷廣東藩伯潮人仍蒙覆露既遂所祝矣庸知  
天之不念逸民使公復以節鉞臨吳亦得遂所祝乎  
潮人以來論知公政績屬爲書院之碑未謝不敏今  
來廣州巖巖文以時走千餘里請之益堅不敢復  
乃序而銘之銘曰潮山鳳翥潮水龍騰層臺龍峯屹  
峙五十餘閣對闕雲屋旁敞踞巖其中惟魯公公

在東朝爲

帝親言惠此南邦于蕃于宣洪流湯湯鯁寔海濱傲  
公障寒人將爲魚凶荒類仍啼饑載道微公捐懸人  
蓋爲好虛丁累民待公而除羨稅病蘭待公而蘓潮  
人瘡痍併公以藥潮土衰靡就公以學公之視民如  
毋哺兒民之德公如弟繼師公遷以去逝不可留闕  
公所建墓公所修就作書院省公其內來遊來觀靡  
人不拜惟泣不枯惟山不塞惟公不朽於乎萬年

海陽縣志

卷之十 文集

百七

襄郡侯詳復官堤功德碑記

楊鑑

東郡長堤官堤也歷古今來從無有敢霸佔者先  
都院周公光錫侍郎林公熙春方伯黃公琮三碑記  
詳矣郡鄉之薦紳如周卿梁公應龍參政薛公聯梓  
以遠會魁梁君猶龍皆有功於堤亦未嘗有過而閤  
及片土者自戊子變亂揭竿之徒營窟東廂官堤被  
借遂并堤上歷年藉以修隄之舖租而鯨吞之以故  
餒餓無資五次崩潰溺死居民數千漂沒田廬百萬  
每一追念涕之不禁涔涔下也前康熙十八年通都

海陽縣志

卷之十

文集

百八

士民泣訴公庭

郡侯林公經詳請

列憲擬流追

贓業有案卷然百足猶僵尚未盡一也今年春幸

襄公祖以勾注之嶽神爲義安之福曜刺潮數月致

和民安業已歌聲洋溢矣乃軫念民困實心與革務

四月內奉

吳制臺憲檄查勘東廂官堤公不憚勞

瘁皆同邑侯金公蹈勘兩次親行丈量詢之耆老與

論不禁撫然曰傷哉此都之人不見青天壽日者四

十年矣豺狼當道安問狐狸是余之責也夫是余之

責也夫遂詳其顛末等其利弊上

督撫司

以報可一時驚濤併壤之民間之驚喜相告謂平日  
願受烈史無死以觀德化之成豈意得此於使君最  
於是通都士民爭醵金鑄石以銘功德於不朽孝廉  
建君交則明經薛君國瑞則生長斯土宗族廬墓在  
焉倡通都乞言於余余卜里營建憂樂關切義不敢  
以不文辭而因之有所感矣從來非常之事必賴非  
常之人爲之是後也前此金撫臺則有杖流之檄矣  
李撫臺則有追贖之令矣歷執尚陳三道憲屢經究  
疑罪人未獲公更以數月內定之鋤數十年之奸

游陽縣志

卷之十

文集

百九

極數萬民之沉溺功在一時澤及萬世此非其仁心  
勇力有大過人者固未易言也以東廂之無溺推而  
天下之無溺因以東廂之無饑推而天下之饑能日  
土其功歟

天

乎曰此真宰相之器也僅東廂云乎哉

泉廟宮堤碑記

梁夢龍

一帶廣江爭傳白公之勝蹟六橋障浪豔稱蕪子之  
才蹟築堤保屋房垣紀勲於赤堇修陂起堰安石著  
績於甬江勝事自古爲隆盛治於今更烈邑侯金公  
以兩嶂之奇英爲三陽之首敬下車數月百室共戴  
仁風蒞治三年萬井均沾化雨飛鴉洲畔洞然秋水  
無波樓鳳山前盡矣陽春有脚念東廂要地關三縣  
五都之田廬思南土長堤係一日百年之賦稅乃上  
其事於府主親詣丈量爰遵其令於上臺僉謀勤石

海陽縣志

卷之十

文集

百十

鋤奸功同排決保障民樂恬熙築就鑑湖隄此十萬  
戶之福也砌成鄭陂岸其二千石之良乎劍等幸依  
子雲同遊化日溢溪花草從此啣香東津雲山於今  
湛露旣沐生成之德敢忘銘勒之圖廟祀雷陽寇萊  
公正爲恩深東粵碣垂峴嶺羊叔子無非澤被雨潤  
絕北樵夫尚紀涇陽之政醴泉遺老猶鐫君奭之碑  
兼德報功人有其願勿伐勿拜民無異情爰爲之銘  
曰崑山巖巖嶧水澄波民生東土含鼓蕙歌虞夏  
天子突來玄虜噴沫障天荆棘銅駝召壞旣奪高城

修築海陽縣江東東廂隄碑記

張士璉

海陽附於鄒稱首邑焉地圍澤國蓋合顧循梅汀  
之水建甕而注於江經二河下纏溪勢轉而東漸趨  
於海沿江兩岸賴隄以爲捍禦隄故有北有南有橫  
有秋溪而江東東廂其要害也隄不固則春夏之  
交雨露淫漲每至冲齧居民患之顧南北諸隄乃者  
漸次修築亦既慶安瀾矣而惟江東東廂二堤延袤  
廣遠潰決更經歲久修理之功爲費頗鉅建者當事

海陽縣志

卷之十 文集

百一

卒以爲難雍正四年幸逢 道憲方公蒞任方新習  
心興革審知江東東廂之隄爲患最劇修築未可或  
緩爰帥屬躬履其地相形度勢孰當廣崇孰當外綢  
一一指授機宜設法建修而復白之 撫憲楊公酌  
撥公需以爲補助遂命委 防憲傅公總理其成而

海陽知縣張士璉督修唯謹維時 府憲李公

憲尚公 分司俞公 別駕吳公俱各同心籌畫

金勸事議就其地築灰牆以杜滲泄砌石磯以障

社網繼令本府司獄司黃顯榮海陽縣典史周鼎湖

哀哀居民半付軻河天平父乎誰極沉痾我侯  
燕止佩玉鳴珂明比秋月嚴持太阿板蕤當路掃清  
蛟龍復我官隄除民煩苛何以報德燕石不磨

海陽縣志 卷之十 文集 百十一  
正戊申紳士陳學典等僉詞請于 前觀察樓公許  
為設法修築未幾陞省臬去 觀察劉公與 院司  
劉憲復銳意興斯役余因不辭駑鈍以襄斯大役同  
志海陽令張君悉心經理佐余籌畫始于雍正八年  
仲冬二十有八日至明年春三月四日功訖純砌以

海陽縣志

卷之十

文集

百十一

石溝口長十五丈竊奇釘椿排木墊石入地五尺上  
高一丈二尺立橋墩四為門三板闊淨澳欄長六丈  
五尺翼以灰牆為扶欄中廣一丈四尺堤旁建屋二  
間以居司閘鄉民陳希祚李斯雄俾謹啟開歲給穀  
二十石贍勞為長久慮復以地濱大河形如方舟周  
廻數十里包羅二十八鄉四面皆水藉堤保護一隅  
幸決金堤俱廢先相度上流涸溪築石磯三座以緩  
水勢修溪口鄉涵口二處遶河舊堤增高培廣靡不  
費計費白金三千一百八十餘兩出剔錢者千三

二十他懼公租是問不敷又借去某處...  
於新歲公租補還益 前臬憲清釐開元寺租以  
有使聖好僧呼盧買笑之餘資追出充公備地方  
周助產備也本石匠匠料價皆辦自官負土力役即  
依士民所請計受害田畝出工以紳耆好長董理之  
踴躍手來不百日而告竣事保衛廬舍二十八鄉良  
田三萬餘畝易草莽而膏腴免蒼生於魚鼈余心爲  
一愉快焉是役也 院 司 道憲有請必行 藩  
憲力肩于上 俾得藉公租支庫帑如取之官中以成

海陽縣志

卷之十

文集

百三

此不朽之業爲地方榮賴 諸上臺實嘉惠之不然  
無米之炊余安能爲而非海令張君其殫心血風夜  
勤勞余亦安能以一手一足之力奏厥成功哉委  
工役海陽縣丞党瑤也紳士陳學典陸長洲陳士鵬  
以長陳元標元跋李家正翁宗瑜丁天章等皆奔走  
勞勩刻石今之君子當有念我民瘼慨然而興  
者修補以時勿替引之

因尺至於殿後之樓猶完好也爲仍願請輸...

郡丞汪公泰來觀音閣修於 郡侯張公有

昔者三十年可以無事於改作是役也興工必

至之關告竣於甲寅之秋費不上於度支力不征於

丁壯耗不侵於胥役直不短於市廛魏魏煥煥成不

暮月而鷺序鸚班躋躋踏踏鳴佩玉於玉塔金闕白

叟黃童扶杖環觀凜然於象魏之懸且請余志之以

鳴盛迺進父老子弟而語之曰長民者之舉動非有

關於政教有切於風俗不以爲亟也是寺之修而

海陽縣志 卷之十 一百十五

奉駕象法王此緇流事也於守土乎何與迺

朝觀大典文武百僚搢笏垂紳魚魚雅雅肅舞蹈焉而

聽颺搖於風雨非所以將忠敬也始和讀法民于平

來環立拱聽如聞

天語而閭闔宮殿莫瞻尊嚴階前尺地湫隘囂塵非所

以壯觀瞻也與作之任非余而誰且潮離遠在文

以肅雨... 衛封疆者皆拜優渥之

豈徒肅刑裳以修... 之

於咫尺恪恭乃位敬備乃職力圖報効修危履危  
守土者用以自勵也况近奉頒

聖諭萬言廣訓鑄望宜講所以啓愚昧而勵風教者過  
於勞來區區之訓父老子弟於此而敬聽之其愚幸  
際隆盛遊於光大化日之宇珍乎道德齊禮之治奮  
然以起爭自濯磨父告其子兄詔其弟秀澤詩書愚  
安瑣益深浴而身孝友而家親睦而鄉黨母以荒佚  
失所業母以小忿忘身家母以斗粟爭強弱母以簞  
舌鼓鼠牙則俗返鄉魯而治臻大同也謂非肅觀瞻

海陽縣志 卷之十

於斯地凜聲靈之赫濯而鼓舞興起乎尤願與父老  
子弟共勉之寺舊有田爲宋郡人林紹堅捨者六千  
八百四十八畝元郡人余英捨者一千三百  
觀祭樓公惡其以有用之物力供  
上憲釐之以克公帑是役之

是云

重修五王廟明倫堂及清文學地界

龔松林

東接湖池事廳西垣西連郡司獄解前臨通衢後連  
縣家舊為海陽學址即邑乘所載宋紹興間邑宰曠  
公始遷於製錦坊者也前為文廟西為 五王廟後  
為明倫堂為尊經閣明倫堂東西分與賢育才二齋  
皆繼陳公後以涖郡邑者之所增闢也近侵於民不  
獨儒林隙地傳為吾廬即東西二齋且借婦子而入  
處而由頰官以達 五王廟之道更侵塞之有心者

海陽縣志

卷之十

一百七

層浩歎焉久矣王子夏余來視邑釋菜鼓篋瞻廟堂  
穆麗為之低徊謁 五王廟則一綫之通側身趨焉  
坐明倫堂堂且坦而桃李之門立雪之庭兒女嘈唧  
雞犬鳴吠為愕然者久之謂是比屋以擾吾庠序者  
何不驅之去也諸生告余曰是皆刀筆之儔案牘之  
夫也人有一言眈眈視之吏為之隱官不之禁上下  
相濡百年於斯余曰吾其請於 太守龍公而別  
焉繼後警我甘心聽之爰與之約曰有供役於官  
及於伍門顧法絕不歸侵地者繩以律有違

之  
天地不能極其  
古今之遠宇宙之寬參贊位育之功無不盡舉  
而總之度內使朝夕肄業之地激隨囂塵卑汚淤塞  
車服禮器不得高山之仰禮門義路竟同谿間於山  
徑又何惟膠庠中人高不世出之命名勲猷者寥寥  
則雖自今而策竒青漢銘功鼎彝輝生孔孟之門者  
況不謂以科名盛矣諸生欣然起曰事有百年而後  
與者待其人也學宮之侵誰不知之或曰不敢言或

卷之十

一百九

不能舉或漠然於耳目或懼怨於富躬苟且因循  
遂令歌誦之庭淪為廝養之居今得不避嫌怨不異  
強禦如公者以復之修之也 公之功良偉也 爾  
之余曰興庠序杜侵盜守土職也余功於何有廢地  
復有予民傲以暴者不可不書其所至以善後  
是以正其界者教諭鄭君炎訓導朱君宏是也  
或子惠也修建而董其役者解紳士黃子  
總也皆不可以不著其勞勉之



入海維持古今則其生氣凜凜何所不在不  
之於潮也然潮之人而獨神之長民者將何神之  
人而乞靈曰橋橫韓江圯於水修而固人咸謂神之  
在矣顧海陽之爲都十八皆在韓江東北岸其倚隄  
防以障江流者十有五拓土不淪波臣則田園廬舍  
依然無恙羣歌樂刻若其潰決湍激奔放田禾漂沒  
里井蕩析追呼窘迫戶口遁逃盜賊剽竊獄訟繁興  
雖竭補救難與圖存二公之神而將享此土也尚其  
隱輔默相以長保此一綫之永固而撫綏此巽巽者  
海陽縣志卷之十  
三十一

良也則二公雖不產於潮不官於潮不遊寓於潮而  
能爲潮禦大災捍大患也祀典具在春肅秋露長吏  
其神父老以告處而特潮之人廟之神之也哉

夢不足記也其耶幻耶大耶小耶應耶不應耶  
為耶為大為小為應為不應之夢皆夢也夢不足記  
其所以記異也為異乎爾事異也事曷以異異乎在  
之為民而夢也事之為民而夢者何候之夢是候令  
源陽五載稱能有司乾隆元年丙辰正月五日夜半  
夢一叟偉貌蒼髯冠服寬博揖候曰龍溪堤崩矣候  
為龍溪者邑之一都也地瀆於河堤以禦水堤內  
村鄉廬舍出園邱墓惟堤是賴之越十日候遂往

陽縣志 卷之十

則處處罅隙若漏卮旋集都人士備畚揭克期脩築  
增高三尺許人竊笑之謂是水落石出時縱未雨計  
矣急若是無何水暴漲汨沒與舊堤平藉三尺許無  
不潰人又頌之曰俾我儕保厥寧宇不其魚者非候  
力不及此候見何神也不知候之為民也已形之  
矣爾候之為民而夢先有乙卯祈雨一事是歲之夏  
旱苗將滿候禱於壇不雨考繁露法再禱於郊不  
效怒然曰天不愛我民耶令其不繼對在令願天

民是深齋淡汲江水澌涼新味歸膝奉蒲城

...夜宿神座...  
...四月十六日越十九日戊子果雨...  
...人欣欣然比之雨粟余喜...  
...心夢裏報神言...  
...則曰...  
...益若多...  
...線可通...  
...事之為民而夢也故記之候謂誰...  
...陵...

卷之十



文翁之制而學校興昌黎治湖而文選起漢唐以迄  
 諸教化者多彰請頌歌徵諸紀載此皆出於人心之  
 自然發於性天之難已豈徒鋪張揚厲夸譽一時而  
 已哉我太守 龍公以名進士擢守是邦生文翁過  
 化之鄉後昌黎而澠新郡慨然有志於復古登韓山  
 講韓祠見書院久廢毅然以為已任鳩工庀材為舍  
 百數間有奇規模壯麗傑閣高亭吞幽光而挹江瀕  
 而之破瓦頽垣委諸榛莽者今則翬飛鳥革堂構聳

濟陽縣志

卷之二

不期年而書院落成於是萃卜一城之秀拔其尤  
 者以居之延名師定考課親省試給膏資郁郁乎文  
 風丕振而龍蟠鳳逸之士皆定價於我公之門潮人  
 士咸謂昌黎再見鐘歌詩以紀之夫世之盛也上自  
 公卿大夫而下達於鄉黨閭里有感於中遂敷陳其  
 事是以太史采之以貢天子天子受之而刻之樂章  
 凡格商之美惡政治之得失人心之邪正與公卿士  
 大夫之賢否一韻詠之而槩可知也方今

天子崇儒重道造士興文沐浴詩書咏歌明德雖

之澤紀公之功請請聲歌以嗣昌黎後此蓋 國家  
百年培植文明之運所以遠駕漢唐而比擬於鄧隆  
之治也歟獨是文翁之化蜀也歷年視昌黎爲久遠  
而余遜秀其間卓然爲天下備宗其爲治也崇正黜  
邪敦倫重本一以仁義禮樂爲先務賈長沙曰移風  
易俗使天下同心鄉道類非俗吏所能爲夫以文翁  
之流風鍾山周之高偉數千載而起公爲當代之昌  
黎潮人士聞昌黎之風迄今猶興其鼓舞嚮往之誠

海陽縣志

卷之十

一百五

而况親炙於公者乎且潮人士亦知公之心乎公之  
精神心力畢萃於斯雖一時敬業樂羣實關乎道統  
之淵源斯文之絕續士而感於仁義禮樂之教發其  
性情以揚公之德意固懿好之公誠非鋪張揚厲夸  
譽一時也然必涵濡聖涯嚙嚙道真出其緒論足爲  
六經之羽翼可以藏名山而傳其人又或如昌黎所  
謂作爲詩歌薦之郊廟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  
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者是公所厚望於潮也余  
聞公之德也請付諸梓以傳其詩更表公之心

余治轉山書院落成司事者請爲文以誌之余曰唯唯已而選集諸生將入肄業則又請余曰唯唯規模既定師弟子相與講習其中日有課月有程行且匪處濶濟稱極盛焉懼其無以垂久遠而詔來此也又感以爲請余曰唯唯所爲遲遲若不寓意者豈誠息廢事耶抑非第拙於文詞已也竊見夫世之從事書院者朝挂名籍暮已自誇於里閭曰我院中士也甚或借以陵轍鄉愚出入官署偶興至則一至院中揚

濠陽縣志

卷之十

二百七

揚甚自得叩其所以教所以學鷺湖白鹿之規經義治事之實茫乎未之有聞故今天下謂書院中士純盜虛聲耳苟相沿陋習草草營建初就卽輦巨石而置之門前迺欲標其名紀其事道揚其盛德惟恐後時是直樹一沽名之幟爲諸生倡上以名招下以名應交相逐於一日之虛譽不旋踵而烟消雲散矣雖豐碑林立奚取哉余方教諸生務實敢皇皇爲名高與且夫古之所謂不朽者三金石不與焉一日立功次日立功三日立言諸生朝夕吟晤學爲文章矣

世風能入學士心胃發其奇偉傲儻之氣而功  
世風俗之恩矧院北數武公之遺像在海北寺  
晨夕近人能無感動興起慨然有志於古以求其所  
謂不朽者哉毋道名母欲速沈浸醲郁於周孔之書  
庶幾養其根踈其實遇則銘勳鍾鼎黼黻太平之  
盛不則卷而藏之會化鄉隅而著述有以自見於後  
則余書院之設爲可以不虛矣是不可不書而誌之  
以爲諸生勸院址創自觀察史公起賢余沿而擴之  
爲樓三貯古今書籍顏曰振華堂曰原道仍其舊書

海陽縣志

卷之十

一百九

舍廳屋凡百一十間繚以垣墻 奎星閣輔其左乞  
彌亭枕其後觀魚檻臨其前錯植花果竹樹千株又  
疏池種蓮以助勝概是役也始於壬子九月越癸丑  
三月告成董其事者邑紳士黃樞謨陳鴻捐置書史  
海陽令龔松林司教鐸則進士翁廷資孝廉杜道坦  
翁本郡名宿杜江西新建人方今

聖天子加意文學海隅日出之鄉增設教職應選而  
余固得延之云

意溪書院記

龔林

念開學之處南服也謠操土音

有詩於烟火廣聚之鄉建官學延師儒正音聲  
文藝良法美意至廣且溼海陽爲都十八東廂之祭  
家園鄉之巨擘也地廣民稠人文蔚起官學之建厥  
地宜先余親爲卜地於晏公廟後廣可畝許蓋堤之  
根也不臨會塘監生會祿璋亦於塘畔隙地捐爲建  
學前坪始慕義者度營二楹中爲堂後爲樓前爲門  
左右爲齋舍枕韓江面高峰環清池繞翠竹地勝而

海陽縣志 卷之十

百卅

境幽名之曰意溪書院因郡邑志之名以名之也興

工之期諏於孟夏土木之費 廉憲龐公 太守耿

公皆助以俸橐余爲捐五十金鄉紳士鍾慶第等踴

躍醵金以繼事而二三舖不與焉力且不足諸生餘

亦振等更難於 龐公令酌公帑以成之余方謀於

金道量移番禺行有日矣而精神依依鳳栖經從問

也爰勉其事蒞爲諸生告曰古者里有序鄉有序

今出民里胥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冬民入

人相食夜續歌咏餘子在序室在野在邑者有

皆有教也升之司徒升之司馬論定後官若張仲以  
奉友處內方叔以壯猷處外者鄉人之子弟由俊秀  
而升論者也方今

聖天子龍飛有盛德承謨烈廣勵學宮崇獎經術雍宮  
泮水制視昔而加詳乃復以地遠語殊創建庠塾進  
子弟於其中講學考藝正聲審音將期齒頰所形無  
鄉語之錯雜遊於四方語言通而性情洽立於朝宁  
定詩次策對命揚休侃侃焉娓娓焉入於耳宣於口  
聞其聲而益昭同文之盛此 盛朝樂育之德意所

海陽縣志

卷之十

百世

以之於此鐘鼓也諸生勉乎哉若夫始終經營  
以養廉正諸生中之好者是往者若陳子士騰輩其  
竭忠分之力以竟余志也尤予之所望也夫